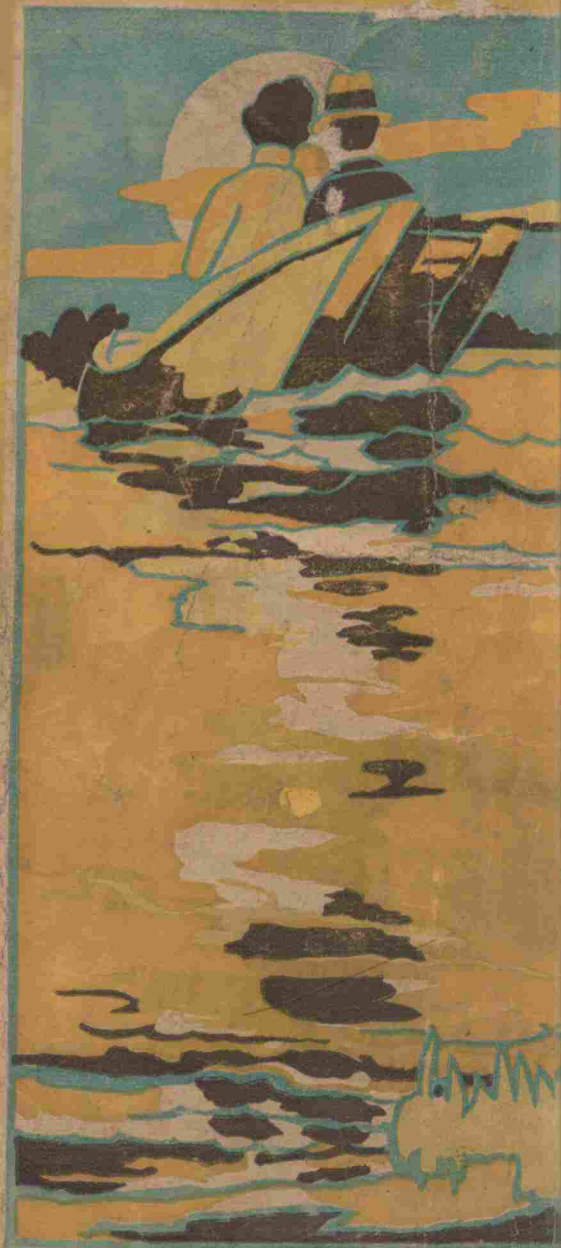


春水微波

第四集



春水微波 第四集

王小逸撰

第二十五回 含英咀華兩宵誇奇遇 蒙垢忍辱一掌擊奸渠

丁慧因聽是洪氏的聲音忙揉揉雙眼套上絲襪子下牀趺著拖鞋走過來纔走到堂樓中間已望見周文美那間房裏洪氏陸有金等圍著說話也有阿琳但是又一望不禁意興索然回到自己牀上只直著喉嚨喚阿琳可是阿琳近來真有些不受指揮喚一聲不見答應喚兩聲還沒動靜直等喚第三聲纔遠遠地答道來了半晌纔進房來見丁慧因坐在牀沿上便道小姐怎麼這般早便起來了丁慧因道喚你怎麼不答應阿琳道我一心聽著他們說話就沒聽見小姐呼喚丁慧因道怎麼那道門打開了呢他們吵些什麼阿琳道真古怪得很也不知是誰

開的門。我也是才起來。還坐在馬桶上。就聽見太太的聲音。我以為太太趁著早車回來了。趕緊逼著阿明去開門。誰知門沒有開。太太已經跑在樓上了。跑上樓去。一看見那門已經打開。才知道太太們一定是從那道門裏走過來的。他們說話。只像打啞謎兒。陸小姐更來得奇。自己牀上不睡。却去躲在隔壁牀上。睡不知是誰欺侮了他。還賴在那邊哭。還有一件奇事呢。那門開過去。便是我們葉老爺的房間。住了幾天。不知道一家人還是住在一家呢。丁慧因道。誰和他一家。他們到底說些什麼。你不會去問阿琳道。那末小姐等著我再去聽來。阿琳也去了。那旁吵聲也息了。丁慧因只不明白他娘何以來得這樣突兀。正在懷疑。阿琳又走過來。道。人也走了。門也關了。什麼也沒有了。除非我往前門去繞過他們那邊去。我想纔一刻兒。總不會走得遠。丁慧因道。算了。不會有好事。你替我打洗臉水來。旁的事。你別管了。一面說。一面走到周文美房裏來。看官們話不說。不明。且放過。

丁慧因這邊讓在下從城外一家旅館裏一路寫過來罷。話說今天拂曉時兩扇衙門似的新闢門才在門警手裏呀的一聲開了便有一輛黃包車載著一位老者從城內飛奔而出街路兩旁商舖還都把門實騰騰地關起垂死的路燈知道太陽快出來了也就奄奄欲絕幾箇名爲站崗的警察伸了伸懶腰把腦袋往腔子裏一縮仍復靠向電桿上養神這輛不顧一切的黃包車就在這箇情況之下橫衝直撞到一家旅館門前戛然而止那老者跳下車仰起脖子看準了泰東飯店幾箇字纔給了車錢舉手打那泰東飯店大門睡在門裏邊的茶房正做著一場好夢猛然驚醒便有些不舒服勉強起來開了門忙忙鑽向被窩裏去尋夢老者彷彿問他幾號房間在甚麼地方茶房只搖了搖頭據說夢做到一半忽然中斷只要一聲兒不響還可以哄得睡熟之後繼續下去有此一說所以那茶房做了緘口金人老者討了老大沒趣便徑自上樓找到掛著陸君牌子的一箇房間

拍拍拍。打門打之不已。裏邊鬧起來。道：「老子正和你娘睡覺。咧老清早吵些什麼。那老者似乎不理會。依舊拍拍拍接連一陣咳嗽。便似代替說話一般。就在咳嗽聲中。那房門開了一半。只覺得這房間裏有一股煙氣。人氣。香氣。臭氣。混合的氣息。往外打了一箇衝鋒。隨即聽出我原說是東翁呢。這麼一句。從一箇短衣赤足和顏悅色的。人的兩片嘴唇裏發出來。那老者一邊擠進房。一邊說道：「你好。你真是箇混蛋。說著就想坐下來。那人道：「東翁。我開的房間在隔壁一號。請那邊坐罷。那老者向牀前一望。有一雙女鞋睡在地上。點點頭。一笑。跟著那人往隔壁房裏走來。關了門。那人滿臉堆下笑容。道：「東翁。我的葉老爺。你這幾天分明是新婚燕爾。爲甚麼巴巴的大清早捨著熱被窩。到這裏來找我。陸有金不瞞東翁。說我在這裏也有美一人。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呢。葉德民惱道：「誰有功夫來和你掉文。我只問你。你使的美人。計到底。怎樣的一箇結局。現在全局都推翻了。半天裏又跑

出。你。那。位。令。媛。小。姐。真。是。匪。夷。所。思。了。陸。有。金。一。聽。提。到。他。女。兒。便。立。刻。換。上。一。副。正。經。面。孔。道。東。翁。且。說。一。箇。詳。細。情。形。給。我。聽。我。那。邊。幾。天。沒。去。不。甚。清。楚。葉。德。民。湊。著。陸。有。金。耳。朵。道。你。來。我。和。你。說。前。一。天。晚。上。的。事。情。我。不。是。和。你。說。過。的。麼。我。開。過。門。去。瞧。他。光。景。正。在。鬧。飢。荒。一。點。也。不。費。事。把。他。捧。了。過。來。胡。亂。成。局。當。時。大。家。將。計。就。計。他。只。裝。認。錯。了。人。我。只。裝。做。錯。了。人。不。管。他。算。報。仇。也。好。算。成。功。也。好。只。圖。一。股。昂。昂。怒。氣。歸。納。於。至。善。之。地。事。後。看。他。有。些。反。悔。但。一。轉。念。間。也。就。沒。事。我。不。是。到。明。天。對。你。說。了。看。他。臨。去。時。的。悻。悻。不。樂。這。善。後。倒。還。有。問。題。到。後。來。你。親。口。對。我。說。女。孩。兒。家。表。面。上。倔。強。是。有。的。煮。爛。了。的。鴨。子。嘴。還。是。硬。現。在。說。妥。了。他。屋。子。裏。不。點。燈。你。屋。子。裏。也。不。點。燈。一。到。晚。上。你。們。儘。著。親。熱。你。要。賞。鑒。就。把。鼻。子。去。賞。鑒。把。指。頭。去。賞。鑒。這。般。的。過。上。十。天。八。天。自。然。會。回。心。轉。意。你。是。這。樣。的。說。我。是。這。樣。的。做。果。然。一。點。也。沒。困。難。一。點。也。沒。倔。強。順。

順溜溜的愉快了。兩宵第一夜約摸兩三點鐘走了。昨晚。上臨走他格格一笑。把我這顆已死的心。又活動起來。這一下就忘了天明。我想好罷。索性明做了。省得私貨似的說一句貪心不足的話。我還想賞鑒賞鑒面部以外的顏色。誰知就在天明上壞了事。天漸漸的明了他容貌漸漸的變了。我仔細一認那裏是他。我就逼問道。你是誰。他却笑著說。我是誰。你還不知道麼。給我逼不過他。纔說是你的。令媛小姐叫陸問梅。又叫周文美。我知道你是有一箇女孩子的。不過不知道。就是他現在還賴在牀上不肯起來。到底是不是你的女孩子。這一來我對不起他。對不起。你又對不起。令媛你看怎麼箇辦法。所以我急急的跑來。陸有金聽罷。葉德民一番言語。條地站起來。笑道。東翁愛怎麼辦。就怎麼辦。文美的確是我的女孩子。倘然東翁不嫌文美醜陋。便斗膽仰攀。附爲婚姻。我這孩子。往常知道他犯了。與東翁一樣的病。症。東翁正在想那一箇想得十分十二分真切的時候。我這

孩子也正在想東翁一般想得十分十二分的真切我還譬解他聽說東翁是常吃著人參補藥的他那玉體不容易親近你這黃毛丫頭怕不容易有這福氣如今總算是他僥倖替父母光大門楣合該與東翁有姻緣之分居然會鬼使神差媒人還沒請出來竟自木已成舟先和東翁暗暗訂下終身之約東翁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了我罰誓決不敢在東翁面前搭甚麼絲毫泰山泰水的臭架子葉德民聽陸有金竟自有些憊賴神氣急忙分辯道不不不我是一來質問你說的千肯萬肯怎麼暗地裏換了一箇二來令嫖賴在牀上不走也不是辦法陸有金道也許女孩子們貪圖熱鬧擠在一牀上睡你不分皂白隨手一扯扯錯了一箇至於小女不肯起牀這容易解決只東翁給他一句話他非但起牀還樂得跳舞呢葉德民道依你說那一箇確是應許過來的那末我們一塊兒去也不用變戲法似的遮遮蓋蓋大家當面鑼對面鼓說一箇明白你看如何陸有金遲疑了一會

道也好。於是大家走出泰東飯店。進城在剛到十利巷門口。當兒洪氏也一輛黃包車。追蹤而來。葉德民走到樓上。只見周文美。卽陸文美。已哭得淚人兒似的。葉德民先開了中間的門。也顧不得甚麼。前清的親家母在此帶說帶演。陳述一番。洪氏正欲有言。陸有金道從前的事。快不要提罷。我們第一先要問東翁到底愛叫誰來替你主持家政。葉德民毫不遲疑道。那末當然是他說時。只把眼光瞅著洪氏。不料那牀上的陸問梅。一聽便大哭大鬧說。葉老爺你一刻兒怎麼變了心了。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什麼我都依了你。你這會不記得似的。這樣一鬧。把這邊的阿明賢。伉儷和那邊的僕人都做了不速之客。奔上來。瞧看熱鬧。葉德民知道嚷起來。都不是事。便先止住。陸問梅的鬧。關上門。一起都聚在西樓上。從長計議。這便是阿琳初次入房。還瞧見熱鬧。再次入房。便不見動靜的時候了。等了一會。那道門又呀的一聲。洪氏和陸有金雙雙走過了。慧因房裏來了。慧因瞧見他。

娘便問道：「媽，你從上海回來了麼？」洪氏道：「是的。我昨晚坐著夜車來的，怕進城不得在閨門歇了一晚。」洪氏說雖這樣說，不過是不是憑著良心說話，在下斷不敢無端設詞誣陷，又不敢故意輕事重報。也許有人會疑心到泰東飯店裏一雙女鞋不無關係。這箇看官諸君，只好存爲疑問罷了。當下陸有金向丁慧因兜頭唱了箇大肥喏。洪氏也有些萬福之意。丁慧因便知事情有些尷尬，說道：「你們又做什麼？」洪氏道：「向日陸有金只嚷要替你做媒，做媒娘可現在明白了，正不需他費事。娘是巴不得這樣。現在又是箇文明世界，洪氏正吞吞吐吐說著。」丁慧因胸有成竹，便阻止他娘說下去，道：「媽不必說女兒什麼，都理會得。是不是這位陸先生二次來替我做媒，謝謝陸先生說著。」向陸有金深深一鞠躬。陸有金從未瞧見丁慧因對他恭順過，便也受寵若驚。登時還禮比丁慧因的一禮還要端莊肅穆。口裏只嚷：「這這洪氏心花怒放，準備等禮畢之後哈哈大笑。誰也料不得說時邊。」

陸有金把箇頭從九十度回復到六十度的時候。那時快。丁慧因斗的伸出一隻纖掌。疾風暴雨般劈拍兩下耳光。打箇正著。打得陸有金的嬌軀。賽如鷓子之翻身。洪氏的笑臉。直似老僧之入定。丁慧因手上一陣麻辣。辣顫聲笑道。你是箇什麼東西。我打你看你怎樣。陸有金不防這一著。等到把身體站直。滿臉怒氣。只把箇臉。槪著和豬肝色不差甚麼。正待發作。又一轉念。忽的把那股怒氣。吞下喉嚨。又從腸胃間轉到肛門。化作一箇不聲不響的臭屁。兀自掇轉屁股。走入西樓葉德民屋子裏。葉德民一望陸有金。臉上染著兩片胭脂。便問怎的怎的。陸有金道。我還沒開口。你瞧就賞了兩下。大概東翁在這邊離得不遠也。聽的很清楚。比前清縣知事坐堂拿板子服侍犯人的屁股。不相上下罷。葉德民道。是誰打了。你要是他不像箇打人的呀。陸有金道。還有誰來。除了東翁。千思萬想的好寶貝。還有誰不是陸有金在這兒。輕事重報。我陸有金不過用手替你們倆拉拉攏攏。咧。

他就下得這毒手。倘然東翁還不醒悟，用旁的東西和他挨挨擦擦，那亮的是尖刀快的是鉸刀，疙瘩東翁葱條似的那子孫根，也就有些危險了。葉德民道：「有金不須過慮，那丁家嫂子怎樣說呢？總是你們太莽撞，說得十拿九穩的，怎又翻了卦？」陸有金這時真有些氣，笑道：「東翁那末，惟有御駕親征，做夥計的委實罪孽深重，這事只能敬謝不敏，並且還有句話。」東翁對於他這幾箇月裏，一共化了多少錢，好在是我一手包辦，肚子裏早背得出一篇極詳細的收支報告，結果只換得片刻的歡娛，化兩毛錢洗一箇澡，還浸的通體淋漓，這箇不過半截兒，怕還浸的不爽快。東翁對於他是這樣，那末我女孩子呢？整整的兩宵百依百順的兩宵，東翁這箇總該自己明白。倘然東翁公道，道照樣化上加倍的錢，買這樣加倍的舒服。我女孩子再要撒嬌撒癡，不依我，便請出我家法治我女孩子的罪。陸有金這幾句話，分明是叫陸問梅快放手段，來和老頭兒打交道時，不可失呀。陸問

梅鑒貌辨色那裏會辜負他爺一番苦心當時便重又倒在牀上嗚嗚咽咽說道誰要錢呢爸爸你要賣女兒女兒是不答應的女兒是只知從一而終他把我這樣的糟蹋了女兒除了死是沒有辦法的了葉德民這回算給他門父女包圍了先止住陸問梅的哭心想他無論怎麼樣嬌貴終究給我償了復仇的心了了相思的債化的冤錢也不能算十分冤萬一真正他不願意到後真正要發生什麼危險太不值得我就死了這顆心罷一面又想起陸問梅的好處也覺有些捨不得再叫他去琵琶別抱葉德民正坐在牀上運籌帷幄之中陸有金不消說一靜候賢東翁發落陸問梅雖然停了飲泣瞧葉德民半晌無語只管把橫在牀沿上兩條腿攔往葉德民身上揉搓背著臉逼問怎麼啦老爺我的好老爺葉德民心下一決便回頭把陸問梅扶起來笑道我答應你是了。你著急做什麼。陸問梅立刻坐起問道真的。葉德民道自然是真的。喜得陸問梅從牀沿上跳起來拉著

葉德民道：你起來，我有話跟你說。葉德民笑道：應許了你，應當多坐一會，怎麼就指使人起來？真的，我這人立刻就像是你的人了。葉德民嘴裏雖然這樣說，身體可是已經站起來。陸問梅更不遲緩，偷偷的往葉德民屁股下邊，小腿上邊，不輕不重的捏了一下，出其不意，腳彎裏只一酸，只一軟，登時兩膝蓋落地，跪了下來。陸問梅一面雙手扶持葉德民，一面傍著葉德民，並肩跪下，叫道：爸爸，你女婿女兒向你見禮呢！你怎麼木雞似的？陸有金萬萬想不到，他令媛有這樣臨機應變之才，只喜得張開臭嘴，趕忙趨前一步，曲著腰，雙手扶住葉德民，道：大姑爺還要擇吉拜堂哩，何必行此大禮？起來起來，不敢不敢，才把葉德民攙扶立定，又趕忙扶住他女兒，道：大小姐真是多禮。大小姐現今是我的主母，賽如進宮封了皇后，一般不敢不敢。小老兒在此也有一禮，剛才你們行的是翁婿間的家庭常禮，現在我行的，是賓主間的店舖舊規。主人主母受此一拜，說著早已直檝檝下跪在

面前害得葉德民陸問梅笑得鬍子飄揚花枝招展趕緊四隻手服侍兩隻手分著左右攙扶不迭嘴裏不清不楚的哦哦表示歉意葉德民高興道論理我還長著你幾歲呢真是豈有此理陸有金笑道別說姑爺長我幾歲便再長幾歲都不打緊別說我不嫌姑爺老你瞧我們大小姐都不嫌姑爺老哩說著兩箇人齊哈哈陸問梅本來給他父親說得有些難爲情但也只得隨著哈哈還找補了一句道若要好老做小德民你想對不對兩人一聽又三箇人齊哈哈他們哈哈之聲才止一靜之間只聽得還有格格之聲陸有金心下明白便回頭喝道你們快一箇箇走過來和新老爺新太太新姑爺新小姐道喜等會有賞陸有金說罷真的便有一名僕人從樓梯頭走上前一名新雇來的娘姨從後房門背後走上前一名阿明從門縫那邊轉出走上前齊齊向葉德民一跪說恭喜新老爺恭喜新太太恭喜新姑爺恭喜新小姐葉德民道算了算了你老人家還利站

在櫃子裏當學徒的時候一樣一味奉承掌櫃僕婦等一齊退下阿明退出來時覺得今天叩喜還少了一箇人這人便是起先站在阿明身後竊聽的阿琳了阿琳瞧見阿明走出去有些不以爲然把門輕輕一闔趲到這邊了慧因房裏了慧因從擊走陸有金之後一共也不會開過口洪氏看看功到垂成給了慧因鬧脾氣鬧散自己再也不能過去和人爭吵只很很的瞪了了慧因一眼牙齒銼得刮刮響望牀上一躺良久良久自言自語道歎也歎不到這般地步好端端的去打人家兩下你打了娘倒也罷偏偏又打他他是好惹的人麼想月月再替你送錢來了慧因聽他娘嘮叨也不作聲依舊是看他的書後來又聽到那邊的笑聲一陣陣送過來他索性關了房門下了窗帘更不理會等到阿琳走進房來了慧因又不問他那邊什麼事直等喫飯時了慧因照常喫飯阿琳去請洪氏喫飯洪氏悶靠在牀上不答阿琳請了慧因去請太太喫飯了慧因也不答只自己喫飯飯

後換了家常穿的洋布單旗袍。躺躺走走。阿琳一不留意。不知丁慧因何時上了街。皮鞋手錶都擱在屋子裏。直到傍晚不見回來。洪氏纔着了慌。從牀上走到樓下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二十六回 空門甘祝髮已歇繁華 飛絮苦沾泥自尋煩惱

看了慧因的樣子。是下了決心的。出得門頭也不回。走到十字街頭。雇了一輛車。坐上去說一聲。王廢基車夫當然惟命是從。一剎那間。已經越過好些繁盛市街。丁慧因顛倒有些悽悽惶惶。起來好像這些市街自己都在向他們告別。我這一去。正不知何時再和他們相見。須臾到了王廢基下車。轉入一條巷裏。擡頭認一認門牌上的路名。一家一家數過去。走到一處站定了門上。高高掛著白雲菴三字。的白地黑字匾額。然而那塊匾額久被風雨侵蝕。兼之年事又高。支離破碎。白雲菴早就變了白雨菴。幸虧了慧因和他們到過。便認得這箇門口。當下便從大

門。盪。入。轉。過。彌。勒。佛。背。後。裏。面。便。現。出。一。箇。院。子。靜。悄。悄。一。股。陰。森。氣。象。了。慧。因。沿。著。中。間。一。條。甬。道。走。去。走。完。甬。道。才。踏。上。庭。階。西。屋。裏。鑽。出。一。箇。小。尼。姑。來。喊。道。有。香。客。來。哩。只。聽。得。裏。邊。應。了。一。聲。便。從。觀。音。菩。薩。座。後。轉。出。一。位。能。言。善。笑。的。中。年。尼。姑。迎。上。來。笑。道。原。來。是。一。位。女。菩。薩。了。慧。因。點。一。點。頭。跨。入。門。檻。裏。道。是。覺。慧。師。太。麼。沒。幾。天。哩。還。認。得。麼。那。覺。慧。從。寬。博。的。僧。袍。裏。舉。掌。合。十。道。南。無。阿。彌。陀。佛。小。姐。真。是。來。過。的。和。老。爺。太。太。一。塊。兒。來。過。的。覺。慧。說。著。便。讓。了。慧。因。到。靠。窗。課。經。的。那。張。太。師。椅。上。坐。下。又。忙。叫。小。尼。悟。因。奉。茶。了。慧。因。對。佛。堂。中。四。周。打。量。了。一。下。道。師。太。你。們。這。裏。還。是。和。前。幾。天。一。樣。一。些。也。沒。有。變。動。覺。慧。道。小。姐。寺。廟。裏。無。論。一。百。年。老。是。這。樣。的。除。非。靠。幾。箇。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女。施。主。們。多。多。佈。施。那。末。重。修。廟。宇。再。塑。金。身。自。然。格。外。氣。象。哩。不。瞞。小。姐。說。像。我。們。這。廟。裏。一。不。去。與。風。鼓。浪。做。甚。麼。廟。會。二。不。會。奴。顏。婢。膝。去。敲。甚。麼。竹。槓。只。有。薄。

薄的幾畝田廟產和施主們來晉香的隨緣樂助支撐著這箇門面其實要菩薩前香煙不斷經卷無虧日常足敷我們師徒兩人的澆裏貧尼也就不敢再有意外的奢望了。了慧因問道你們是吃素是吃葷。慧道罪過罪過出家的人那裏還有吃葷的。了慧因道你們除了吃飯以外還做些什麼事呢。覺慧道念經。了慧因道像這麼小師妹他也念經麼。覺慧道怎麼不念不念經是自己吃虧來世還投箇女人覺慧想到了。了慧因也是女人怕他聽了不歡便忙轉口道然而像小姐般雖是女身却比公子哥兒還舒服得多。觀音大士還不是箇女身麼。了慧因道師太你的話很不錯。來世倘然不再做箇女人也就是福分了。覺慧笑道女人男人原是我們這些苦命的人才有分別。要是有福的太太們小姐們可就不然也。許比老爺們少爺們還享福些。卽如小姐前幾天到這裏來陪著太太玩穿得花一般的一望而知是箇有福的人。今天換了箇布衣服依理應當減色一些。但是

何。曾。有。什。麼。分。別。依。然。是。大。士。化。身。一。般。小。姐。你。站。在。大。士。座。前。人。家。還。當。是。我。們。菴。裏。供。了。兩。尊。觀。音。菩。薩。人。才。這。般。美。麗。出。手。這。般。慷。慨。來。生。更。不。知。道。要。怎。麼。樣。享。福。前。回。小。姐。寫。了。十。塊。錢。貧。尼。和。悟。因。替。小。姐。不。知。道。念。了。多。少。卷。高。王。經。心。經。金。剛。經。呢。丁。慧。因。聽。覺。慧。這。樣。說。心。裏。越。是。難。受。想。我。就。告。訴。了。他。來。意。罷。此。後。我。們。是。一。家。人。正。不。必。這。樣。恭。維。正。想。啓。口。覺。慧。接。著。又。說。道。好。叫。小。姐。得。知。我。們。同。道。中。人。年。來。冒。名。頂。替。招。搖。撞。騙。也。就。一。言。難。盡。卽。以。我。們。這。所。小。菴。而。論。也。竟。有。人。假。借。名。字。向。人。家。弄。錢。小。姐。在。上。海。大。概。知。道。罷。閩。北。也。有。一。所。白。雲。菴。說。是。這。裏。的。下。院。好。像。是。這。裏。的。分。店。一。般。聽。說。他。們。會。哄。人。香。煙。也。比。這。裏。盛。三。天。兩。天。就。興。什。麼。會。做。什。麼。道。場。俗。語。說。得。好。遠。來。和。尙。好。看。經。人。家。真。當。他。是。蘇。州。白。雲。菴。的。下。院。其。實。影。響。都。沒。呢。有。好。多。人。和。我。說。了。我。幾。次。想。去。交。涉。可。是。我。一。走。就。剩。這。箇。十。三。四。歲。的。徒。弟。不。但。不。甚。會。招。呼。香。客。還。怕。

現在壞人多。偷然混進些浮頭浪子。把這箇停了。喫乳就喫素的。孩子引壞了。那才是師徒倆打夥兒。走入地獄門哩。丁慧因聽覺慧說到白雲菴。不由心裏一動。現在又聽說放心不下。悟因所以沒敢去。上海便問道師太假使你再有一箇比悟因大一些的徒弟在這裏。你就可以去上海了。覺慧道那裏便有當姑子是不比當和尚。現在換了民國。大家都沒了頭髮。儘有一般僧人穿著僧衣。是箇出家。人換了便服。就充在家人一樣的搖搖擺擺起來。前回就有一箇年輕和尚。我見過。一面是法空和尚的徒弟。有一回他穿了長袍馬褂來這裏充遊客。直闖到雲房門口。我實在看不慣了。想不給他些利害。他是不肯走的。我走出來對他笑道。師兄。怎麼你今天得暇到這裏來。你師父好啊。他紅了臉往外直跑。小姐你想可惡不可惡。可是和尚能這樣亂攪我們當姑子的。却不能剃光了頭。再穿短褂和裙子。混充姑娘奶奶。所以我說徒弟也不容易找呢。丁慧因道說不容易固然。

不。容。易。說。容。易。也。就。很。容。易。我。了。慧。因。今。天。是。下。了。大。大。的。決。心。特。地。來。皈。依。我。佛。的。萬。望。我。師。憐。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收。了。我。做。徒。弟。罷。了。慧。因。說。到。後。來。竟。嗚。咽。不。能。成。聲。撲。的。就。地。對。覺。慧。跪。下。淚。如。泉。涌。覺。慧。本。來。打。算。耐。著。性。兒。陪。了。慧。因。有。一。搭。沒。一。搭。談。話。心。想。了。慧。因。無。事。不。登。三。寶。殿。臨。走。終。須。點。一。副。通。堂。香。燭。香。金。定。不。菲。薄。倘。然。話。得。投。機。觀。音。大。士。面。前。一。箇。帳。幔。便。請。他。捐。助。了。再。投。機。些。那。說。不。定。會。把。前。回。帶。過。手。上。的。金。鐺。子。項。裏。的。金。練。子。捐。助。下。來。那。就。值。得。了。萬。不。料。了。慧。因。竟。會。有。此。一。舉。他。本。來。坐。在。旁。邊。三。箇。堆。疊。著。的。蒲。團。上。此。時。嚇。得。直。站。起。來。只。嚷。怎。麼。怎。麼。他。徒。弟。悟。因。躲。在。西。廂。裏。聽。得。怪。叫。疑。心。他。老。師。又。碰。到。了。流。氓。調。戲。也。直。奔。到。門。口。來。瞧。看。倘。然。要。喚。警。察。他。就。可。以。直。接。上。街。不。必。進。門。誰。知。一。看。剛。才。那。位。小。姐。已。經。矮。了。半。截。心。知。有。異。正。站。著。發。怔。覺。慧。忙。叫。悟。因。幫。著。扶。了。慧。因。起。來。可。是。了。慧。因。已。哭。得。不。成。箇。模。樣。覺。慧。待。了。

慧因哭過了風雨陣之後。細細盤問一番。丁慧因道：「你應許我在這裏當姑子。我便奉告。否則何必叫人評長道短？」覺慧勸慰他道：「小姐你總該明白些。我們這裏要留你一則。貧尼沒這膽量。怕吃不了兜著走。再則小巷裏並不要招收徒弟。便是這小丫頭老實和小姐說是我親生的女孩子。我自己做差了。事沒地方走。跑到這裏。委實捨不得。孩子流落在外邊。等一兩年。看可以嫁了。還是要把他嫁的好小姐。你是金枝玉葉的人。便是家裏和誰合口。或是和嫂子哥哥鬧意見。或是姑爺不爭氣。嫁過去也就好哩。斷不要爲難貧尼。貧尼瞧小姐不是老子做官。定是有十萬八萬家財的人。等會你公館裏追究下來。縣衙門裏老爺朝南坐的。朝北坐的。貧尼都沒見識過。好小姐你饒了貧尼。母女罷。慧因流著淚偷眼看了。看悟因道：「我不信師太的話是真的。便是真的。我就做你的女兒也可以。你也替我剃了頭髮。和他一樣。覺慧道：「我也知道這是小姐一時氣憤。自會慢慢兒平復。」

像小姐天仙化人般的容貌。那裏可以剃得和悟因一樣。我叫悟因去弄些熱水來洗臉。喝一盅熱茶。再坐一會兒。眼睛紅腫了。跑出去。人要笑小姐是明白的人。也不用貧尼再囉嗦的了。丁慧因嘆道。爲的是太明白了。所以受苦。你還是依著我的話做罷。我在這裏不放你吃虧。你教我念經。將來我出去替你募捐。譬如你多生了一箇女兒。你不是也要帶來麼。覺慧道。好了。好了。貧尼本來每天撈摸二三百文香金。還是安安穩穩的。倘然依了小姐的話。你家裏一定不得干休。將來鬧得經官動府。十字封條貼了門。連一文都撈摸不到。別說募捐了。好小姐。你只算救了貧尼。覺慧也不等丁慧因允許。便和悟因把了。丁慧因扶掖到雲房裏。放倒在禪牀上。一面替他擦臉。一味安慰他。一面問他家裏住在什麼地方。蘇州是常住。還是暫住的。丁慧因豈有不知。覺慧要向他家裏報信。讓家裏人找到白雲菴來。所以只是支吾。著不說實話。正在相持之間。那悟因又在外邊叫道。又來了。香。

客哩。覺慧忙走出來招待。丁慧因瞧沒人心下。一橫跳起來。在房裏找了一把剪。子氣急敗壞的。擎向腦後。把那髮辮就鉸。果然有志者事竟成。不消半箇時辰。那一頭烏油油青絲。竟自齊頸頸子鉸了下來。丁慧因對那條髮辮嘆了一口氣。往牀底下只一扔。正想找一面鏡子來照照。變了甚麼樣兒。不防悟因推門進來。丁慧因知道外邊有香客。方才男女笑語之聲。彷彿來的人不止一箇。偷然給悟因張揚出去。好管閒事的心理。是人人有的。免不了一場糾纏。好箇丁慧因。倒退了兩步。仰往床上一躺。裝做沒事一般。可是悟因並不理會。只在桌子抽屜裏翻了一回。翻出一本黃紙訂成紅紙簽著的簿子。出去良久。良久聽得覺慧的笑聲。和一箇男子的笑聲。這聲音彷彿很熟。一塊兒直笑出佛堂外邊去。丁慧因頓然覺得機會不可錯過。便從牀上輕輕下來。開了房門。轉出觀音大士座後。一看佛堂裏無人。情知覺慧送他們出門。丁慧因緊一緊脚步。直竄到庭階邊。不必下階。只

走向左邊兩三步便可以從頭門口那座韋馱菩薩身旁把視線直望到街上。丁慧因奔到左邊階上。恰恰望到一人和覺慧作別。頭血沸耳際雷鳴險些栽倒在階下。那悟因正收拾茶具出來。望見了慧因。沒了辮子一聲怪叫。覺慧捧著黃簿子從門外飛奔進來。了慧因一言不發倚靠在門框邊快要倒下去。覺慧知道有異忙和悟因倆扶掖到房裏喂了了慧因一口熱茶。了慧因微撐雙眼靠在覺慧懷裏低語道：我難道在這裏做夢覺慧這時才透了一口大氣道：啣小姐你又嚇死人。怎麼你自己鉸了頭髮又自己跑到外邊去。登時變了臉色。可把我們嚇死了。了慧因實因一時所受刺激太深。故而有此現象。現在清醒無所痛苦。反安慰覺慧道：你們不必慌。便是我有甚麼三長兩短。也不得帶累你們。我問你剛才來的客人是什麼人。覺慧詫異道：敢是小姐也認得一位是太太一位是少爺。還有幾位是親戚。那少爺真像金童玉女一般。又會說話。貧尼自信還稱得起能言。

善語可對付。那少爺便有些格格吐不出口。不知是那少爺口才好，還是貧尼今兒忽然拙口笨腮。小姐早說便好，和他們一塊兒談談貧尼料定他們都是會勸解。小姐不要走入空門裏來受苦的。慧因道：我問你他家姓什麼？你只說這些廢話，覺慧凝想了一會道：我記性真不行，好像姓袁罷。悟因道：是不是姓袁？悟因搖頭道：你和他招呼的，倒不知道誰理會他們姓什麼？覺慧拍掌笑道：我真昏了。小姐是識字的，他們還寫著願呢。檢一檢願簿，連名號都有呢。覺慧連忙在桌上捧過那本黃簿子，丁慧因接在手裏翻過兩頁，都是某某堂某太太助若干元。翻到後邊，悟因伸手指道：這裏丁慧因一看，是丁洪氏率女慧因助洋拾元。正回頭說道：這是我們捐的，說著再往下看，又翻過一頁，才瞧見一行字：墨藩未乾，劈頭就是箇僉字。丁慧因揉了揉眼睛，往下細看，才認出全文是：僉捐洋十元六箇字。丁慧因緋紅了臉，閉著雙眼，低語道：我猜是他呢。慢慢的把簿子合了，授給悟因。

覺慧道：「是不是袁丁慧因點點頭道：「差不多師太你這裏到底留不留我呢？」覺慧忙道：「南無阿彌陀佛，貧尼沒這箇膽。」小姐道：「如果要修行，貧尼只替小姐多禱百十來卷經也是一樣的。」丁慧因笑道：「這裏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我只得到別處去。」師太再會了覺慧，聽丁慧因回答得這樣直截爽快，自然異常高興，恭維了一陣，拉著悟因直送至門外。丁慧因陡然覺腦後一輕，晚風習習吹得異常涼爽，想我一時氣憤，把頭髮鉸了下來，如今該去找家理髮鋪子修修齊正，才是正在打算。白雲菴裏小姑子悟因奔出巷口，一把將丁慧因抓住。丁慧因無端喫了一驚，悟因拿著一條毛茸茸又長又黑的東西，只向丁慧因手裏塞，說道：「小姐，這是你的東西。」小姐帶回去。丁慧因一瞧，認得是方才鉸下來的髮辮，一笑道：「不要了，送給你們罷。」說著已經上了車，一路風馳電掣，拉到觀前，揀了一家門前掛著男女理髮字樣的理髮鋪，勉強理了髮，只因沒上過理髮鋪，處處都覺得不自然，而且放

翻。在。睡。椅。上。的。時。候。覺。得。那。理。髮。師。只。管。把。鼻。息。冲。到。臉。龐。上。好。像。是。一。種。侮。辱。然。而。也。沒。法。抵。抗。好。容。易。磨。打。扎。刮。好。了。逃。出。理。髮。舖。坐。車。奔。四。十。利。巷。未。到。自。己。門。前。心。裏。早。躊。躇。我。這。樣。毅。然。決。然。的。出。來。這。時。又。老。著。臉。回。去。怎。麼。措。詞。呀。不。料。一。到。門。口。從。暮。色。蒼。茫。中。早。已。瞧。見。洪。氏。阿。琳。等。恭。候。在。街。心。阿。琳。道。我。說。太。太。別。着。急。小。姐。不。會。不。回。來。的。了。慧。因。趁。勢。下。車。道。你。們。當。我。不。回。來。我。說。了。不。回。來。沒。有。呢。就。在。這。樣。胡。扯。之。中。上。了。樓。洪。氏。在。白。天。見。了。慧。因。老。不。開。口。現。在。有。說。有。笑。的。回。來。也。不。敢。多。所。責。難。只。說。你。要。去。剪。髮。也。該。告。訴。我。一。聲。你。怕。我。不。許。你。剪。麼。娘。是。一。箇。最。開。通。的。人。什。麼。都。講。一。箇。時。行。沒。關。係。的。不。過。你。有。好。些。首。飾。鉸。了。髮。却。不。能。用。了。了。慧。因。滿。擬。這。回。歸。家。他。娘。定。有。許。多。嘮。叨。但。是。爲。了。自。己。重。大。的。前。途。說。不。得。只。能。忍。受。些。不。料。他。娘。轉。和。顏。悅。色。毫。不。記。得。方。才。賭。氣。似。的。心。下。倒。有。些。抱。歉。便。笑。答。道。便。是。不。剪。髮。我。早。懶。得。戴。那。些。古。董。還。

不是照樣攔著媽看我這樣子剪得好嗎阿琳在旁湊口道小姐剪了頭却便宜了。我不用天天梳頭了。慧因一笑道我瞧你近來忙又要服侍這箇又要服侍那箇所以只算體恤你少給你一件事做了。慧因一說說得阿琳赳赳的走開了。慧因反過意不去趕著阿琳走到外間問怎麼不見阿明阿琳道等喫了飯我還有話告訴小姐了。慧因待要追問下去阿琳已是下廚房去弄飯菜移時阿琳又來請喫飯這回就不像白天的冷冰冰阿琳還湊趣說喲還忘了請陸小姐來用飯。噢。洪氏很很的瞪了一眼你道爲什麼呢。便是了。慧因走後洪氏賭氣不喫飯。直至傍晚洪氏著急知道了。慧因又使著他偏強性兒本待過去和陸有金商量辦法。先問阿琳那邊現在是箇甚麼樣兒。陸先生還在不在阿琳就一句不曾隱瞞告訴了。洪氏葉老爺怎樣被陸小姐逼著答應又怎樣的在牀前對磕了頭又怎樣的商量發請帖宴客又怎樣的要和陸先生陸小姐回上海先報信與少奶奶。

準備迎接洪氏。只氣得發昏。章第十一。打量葉老爺這份家私。沒承受的。指望以後的志願也。只有希望自己女兒嫁一箇家境勉強可以過得的夫婿。自己跟著過一輩子。便算完了。當初甚麼陸先生怎樣好。怎樣好。其實機會一來。還是不肯放鬆。葉老爺居然做著姓陸的女婿了。這時阿琳提起請陸小姐喫飯的話。洪氏當然不願意聽。須臾喫罷飯。丁慧因先自走入房裏洗臉。阿琳緊緊隨著。丁慧因回頭看看。洪氏沒上來。便附著丁慧因耳朵輕輕說道。阿明到木瀆去過一回了。丁慧因一聽木瀆二字。便攔著不洗臉。問道。甚麼木瀆。阿明阿琳道。阿明去過一回。沒找著。丁慧因急道。你別叫他去。木瀆怕不在木瀆。阿琳道。怎麼不在木瀆家。已經找到人。沒找著。這是前一天的事。我對他立過誓的。不找到。俞少爺來不給他好臉。丁慧因道。你說話輕一些。你再說到底怎樣遇到了沒有呢。阿琳道。阿明今天又去木瀆。好叫小姐歡喜。不但找到了。俞少爺還跟俞少爺到了蘇州。他說。

俞少爺等著小姐去會呢。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二十七回 螻首蛾眉追蹤來客邸 鼠牙雀角興訟到公庭

丁慧因這一喜喜得有些連自己都不敢信任自己。追問阿琳道：你說誰等著我？阿琳道：阿明說小姐等著俞少爺，難保俞少爺那邊也等著小姐哩。丁慧因伸一箇指頭使勁往阿琳額上一戳，道：你告訴他說等著俞少爺麼？你動不動就亂說。阿琳道：我知道小姐要罵的，不過阿明這東西好難纏，我不告訴他，他還不肯去。我便找也推說沒找著，給我一頓數說，點醒了他，說沒小姐這樣成全你，你怎麼能天天爬上我這張牀來？你只顧向人歪纏，便把小姐的事丟過腦後，他才有些清醒。昨天今天都上了木瀆去，剛才他來回報說已經有了俞少爺。我問他到底在那裏，他又說上蘇州來玩，大不了總是住在幾家旅館裏。我攆他去找，找不到。晚上就不準回家，他又去了。此時洪氏走上樓，阿琳借著旁的事情扯淡了一回。

這晚主婢倆直等到十二點鐘不見阿明回來。丁慧因只得跟著洪氏在一房裏睡下。翌晨洪氏沒起來。阿琳對丁慧因擠了擠眼睛。丁慧因心下明白。忙起牀走到堂樓上。阿琳湊著丁慧因耳朵。噓噓噓噓了一陣。丁慧因只是聽著發呆。等阿琳說罷。問阿琳道：「阿明呢？」阿琳道：「兩點鐘才回來。現在還躺著呢。等會要不要叫他陪著小姐去？或是我同去見識見識？到底是怎麼樣的一箇漂亮人兒？」丁慧因笑道：「別忙。往後總是見得到的。當時主婢倆各自散開。洪氏正忙起牀洗過臉。吃了點心。洪氏輕描淡寫的無意中問丁慧因：「蘇州打算再住幾天？」我雖則才從上海來。又想回上海去。李媽老了。總覺得不甚放心。似的。」丁慧因回道：「我自己也不知要住幾天。」上海害了病。到蘇州來養病。倘然在蘇州害了病。說不定再回上海去養病。洪氏連忙伸手掩住丁慧因嘴道：「你只是孩子氣。好端端有病沒病。儘亂說。」丁慧因本來得了阿琳的報告。便想立刻出門到一處地方去。又想吃了飯再

去罷我到那裏不是一時便走得了的。橫豎擦臉換衣也有好一會耽擱。當時便叫阿琳往那邊房裏把衣箱提過來檢出那天上學士街的一件單旗袍放在一旁對那首飾箱望了一望。想那枚鑽戒多時沒戴他正該拿出來戴上隨檢起一把鑰匙開了小箱兒對他娘笑道我今天戴這箇出去現在銕了頭髮可以戴的。只賸幾箇戒指了。洪氏道你今天又往那裏去別害人等得老晚著急的了。不得而且時世不大好依我說不戴罷。葉家少爺買他的時候真化了一千塊錢一塊也不少。丁慧因想糟了糟了這東西原是兆熊那邊的我那裏能戴了。出去雖然瞞得過人自己良心上須有些慚愧。這樣一想好像很恨那戒指恨不得把他燒成灰。只一摺摺在箱子的一角叫阿琳去收拾。洪氏也正不懂他女兒這幾天怎麼這樣愛發脾氣。娘才說得一句他就生氣了。心想他愛出去讓他出去罷。他出去了。我好走到陸先生那邊問一問究竟。是箇怎麼樣辦法。女孩子年輕要管教。

的時候還得管教不能只是隨和他且放過今天再說吃了午飯之後丁慧因早
又淡掃蛾眉薄施脂粉與昨天出去時另是一種丰度檢了一條印花絲帕子往
襟上一扣走上街來阿琳認是要他陪了一同去從房裏把阿明一推搶出來道
小姐等一等我還沒回太太呢丁慧因扭頭一笑道誰要你一塊兒去說著竟自
跳上車說闖門那車夫呼么喝六沒命價奔不多時到了闖門那車夫回頭問那
裏丁慧因道你認得蘇蘇旅館嗎你拉蘇蘇旅館去了丁慧因坐在車上來回不停
的打算見了他怎麼辦呢開口說什麼話呢要是已經出去了怎麼樣呢據阿琳
說他穿著西裝不錯是西裝他要伸出手來我可不能老是從前那樣怕羞唉我
就在怕羞上壞的事握了手又怎樣呢不見了這些日子不知還像從前一樣麼
又想我不能這樣猷儘想做甚麼總之我不能再錯過機會再錯過機會真要當
姑子去了正想著車已經停下只得下來數錢給車夫的時候不知怎麼樣手只

管有些發抖。一看蘇蘇旅館裏進進出出的人很多。他們大概不知道我來找他的。罷。偷。然。知。道。了。那。更。要。注。意。我。了。但。是。丁。慧。因。正。在。旅。客。一。覽。表。上。找。人。的。時。候。偶。一。回。頭。好。像。許。多。走。著。的。人。都。站。定。了。在。注。意。他。他。一。慌。在。表。上。直。來。回。找。了。三。遍。才。找。到。回。頭。想。找。一。箇。人。來。問。恰。巧。一。箇。穿。白。衣。服。的。茶。房。迎。上。來。便。問。他。道。十。六。號。在。那。裏。那。茶。房。把。手。一。指。道。走。過。這。箇。天。井。往。西。轉。灣。再。往。北。在。客。堂。背。後。一。間。房。便。是。丁。慧。因。低。頭。沿。走。廊。走。過。去。口。裏。只。暗。暗。念。著。往。西。往。北。心。裏。又。想。倘。然。他。母。親。在。裏。邊。時。我。怎。麼。說。剛。才。懊。悔。沒。帶。得。阿。琳。來。現。在。一。箇。單。身。年。輕。的。姑。娘。去。找。人。要。疑。心。我。是。住。在。閩。門。以。找。人。爲。業。的。人。這。樣。一。想。又。想。立。刻。逃。回。去。但。是。已。經。走。過。了。好。幾。箇。開。著。與。關。著。的。房。門。約。摸。快。到。那。十。六。號。正。懷。著。鬼。胎。瞧。看。門。上。掛。的。銅。牌。又。一。箇。茶。房。迎。上。來。笑。問。道。幾。號。丁。慧。因。低。頭。答。了。十。六。兩。箇。字。那。茶。房。笑。道。是。不。是。俞。先。生。這。裏。這。裏。慧。因。隨。著。指。點。的。那。房。

前去一看是十六號不錯輕輕把房門一推且不走進門擡頭往房裏一看只見一箇西裝少年正背著臉站在梳妝臺前面打領結似乎聽到了門響並沒回頭來看進來的是誰只略偏過臉不經意的說道怎麼便回來了丁慧因此時一脚已跨進了門口一手搭在洋鎖的圓柄上沒聽清楚裏邊那少年說些甚麼費了一剎那間的躊躇那少年不聽見進門的人說話便疑惑是茶房回過頭來瞧看不看時萬事全休一看時大家一怔說時遲了丁慧因細看那人正是他表弟俞驕小名喚做仙仙的聲音笑貌都沒改那時快俞驕一看早搶上一步驚異道啊你你你是慧……丁慧因鼻子裏嗤出一聲苦笑嘴裏只道得一箇你字便走進房站定背著手擡頭對天花板瞧了一下才覺得有些清醒此時俞驕又早搶前一步隨手闔上房門一手帶攙帶扶把了丁慧因引到一箇小圓桌旁站定嘻開滿口精圓珍珠一般的一副牙齒笑道姊姊真想不到你會到這裏來了丁慧因已經好

久。沒。人。叫。他。做。姊。姊。對。兪。駟。臉。上。瞟。了。一。眼。好。像。把。滿。腔。幽。怨。都。聚。斂。在。眼。角。眉。梢。邊。低。垂。粉。頸。微。喟。道。弟。弟。誰。還。料。得。到。你。在。這。裏。呢。兪。駟。那。時。拉。了。了。慧。因。一。隻。手。緊。緊。一。握。說。道。姊。姊。我。們。的。話。怕。多。呢。你。在。甚。麼。時。候。剪。了。頭。髮。樣。子。倒。很。不。錯。了。慧。因。舉。起。左。手。來。擄。了。擄。鬢。邊。披。拂。的。髮。道。是。新。剪。的。都。還。沒。服。貼。很。不。合。式。兪。駟。捉。了。那。隻。擄。頭。髮。的。手。下。來。道。慧。我。們。有。多。少。時。候。不。見。了。了。慧。因。笑。著。只。是。讓。坐。下。椅。子。道。我。也。記。不。清。楚。又。像。不。久。又。像。好。久。兪。駟。鬆。手。了。慧。因。這。才。瞧。見。房。裏。有。兩。張。牀。登。時。問。兪。駟。道。弟。弟。你。媽。是。不。是。一。同。來。了。兪。駟。道。我。媽。嗎。是。的。一。同。來。了。慧。因。又。追。問。道。現。在。姑。母。呢。兪。駟。道。現。在。出。去。了。兪。駟。說。了。又。像。忽。然。想。起。一。件。事。來。的。樣。子。看。了。看。手。錶。笑。說。道。慧。姊。來。把。我。喜。歡。瘋。了。不。過。我。還。約。著。一。箇。人。才。打。了。電。話。約。定。的。了。慧。因。發。愁。道。不。去。不。行。嗎。是。箇。什。麼。人。兪。駟。一。面。穿。衣。一。面。說。道。好。叫。姊。姊。得。知。我。在。南。京。一。箇。法。政。學。校。裏。念。書。有。一。

位。老師現在當了這裏地方廳的推事。我算是他的一箇愛徒。知道我家住蘇州。說你要回家的時候。上我廳裏來談談。我剛才打了箇電話。一問他叫我馬上就去。所以我須得去一下。不過慧姊老等著我。也不是事。丁慧因道。弟弟你說話還和從前一箇樣兒的。老是沒主意。你去不放心。不去又不行。不過我也怕見姑母。可以說姑母和我母親一樣的討厭。俞驢道。這樣好了。你和我一同去。我去會我的老師。你去坐著旁聽。很有好些可笑的案子。只當聽戲般的去聽。你肯和我同去嗎。丁慧因不樂道。我現在不比從前了。仙弟弟你怎說不肯呢。俞驢道。這就好。我們走罷。俞驢臨走湊上丁慧因的耳朵道。有話我們等會說。不忙。丁慧因心裏一跳。隨著出來。俞驢叫茶房鎖門。又叮囑了一句甚麼話。丁慧因和俞驢並肩走著。心想從前是一樣高。現在他居然高過我了。怕人家總以爲是兄妹。或者是兩人。走至門前。俞驢道。可惜地方廳在城裏桃花塢。不能坐著馬車去。不然坐在

一輛車上談談多好。丁慧因道：談的時候多呢？別忙。於是雇了兩輛黃包車。一前一後進城來。在地方廳門口下車。當兒有許多人見是一箇美貌的少年，帶著一箇艷裝的少女，上衙門來。便猜準又是甚麼離婚結婚的案子。因為他們見了不少年輕夫婦手挽手兒進來，背對背兒出去，所以這樣猜著。丁慧因跟兪駟走，穿過了好些門戶，在一處領了兩張旁聽券。兪駟說：我們橫豎是坐一會，不管甚麼案子都好。丁慧因道：我是隨你，你愛怎麼樣便怎麼樣。於是兩人便走入一所法庭裏來，推開門裏邊已經有十幾箇人在旁聽席上坐著。兪駟讓丁慧因前，走扁著身，走到最後的一排，挑了兩箇座位坐下。隨後陸續來了不少人，穿制服的、庭丁也站了班。丁慧因多不理會，只看看兪駟袴子上的摺痕，又看看皮鞋上的亮光，正看得神往。兪駟向他身上一扯，跟了大衆站起來，看庭上時有兩箇僧不僧道不道的人，猴在上面，正想開口問兪駟輕輕的告訴他，道：旁聽是不能說。

話的。你。只。看。和。聽。罷。中。間。是。法。官。旁。邊。是。書。記。丁。慧。因。再。瞧。時。庭。丁。已。從。另。一。道。門。裏。帶。上。一。箇。西。裝。少。年。來。向。法。官。一。鞠。躬。站。著。等。問。話。法。官。問。道。你。是。不。是。叫。李。鵬。魂。那。人。點。點。頭。道。是。的。法。官。問。道。幾。歲。什。麼。地。方。人。李。鵬。魂。道。三。十。歲。蘇。州。人。法。官。問。道。你。爲。什。麼。要。告。黎。陳。氏。李。鵬。魂。道。因。爲。沈。蝶。影。是。我。的。未。婚。妻。黎。陳。氏。是。沈。蝶。影。的。乾。娘。沈。蝶。影。住。在。黎。陳。氏。家。裏。現。在。幾。箇。月。找。不。到。沈。蝶。影。一。定。是。黎。陳。氏。藏。了。起。來。當。事。人。只。要。求。庭。上。傳。諭。黎。陳。氏。交。出。沈。蝶。影。來。完。成。我。們。倆。的。美。滿。姻。緣。舍。此。並。無。其。他。目。的。丁。慧。因。聽。了。李。鵬。魂。的。陳。述。輕。輕。告。訴。俞。駟。道。沈。蝶。影。是。我。們。的。老。師。呀。俞。駟。點。點。頭。又。搖。搖。頭。道。別。多。說。你。再。聽。這。時。法。官。又。問。道。沈。蝶。影。是。那。裏。人。何。以。常。住。在。乾。娘。黎。陳。氏。家。裏。你。說。是。你。的。未。婚。妻。有。沒。有。經。過。正。式。訂。婚。的。手。續。李。鵬。魂。道。沈。蝶。影。原。籍。杭。州。因。爲。從。前。在。蘇。州。念。書。幾。年。前。我。就。認。識。了。他。一。直。只。知。道。他。住。在。乾。娘。家。裏。的。確。是。我。的。未。婚。妻。還。是。

黎陳氏做的媒。後來沈蝶影在上海道生女校教書。我也在上海一家洋行裏做事。時常會見我。有一次對黎陳氏說。我們要舉行婚禮了。黎陳氏也說好。就這一次說了以後。至今沒見過。沈蝶影據我的朋友說。一箇月以前還見著沈蝶影。從黎陳氏家裏出來。這可斷定黎陳氏把沈蝶影藏躲無疑。還有我和沈蝶影。因為都是新派的人。一心打算把舊式的繁文縟節刪除。所以只請了一次客。黎陳氏是介紹人。當然在座。事後我們倆通信都用極親密的稱呼。他寫給我的信都寫作我愛。自稱是你的人。我現在帶有幾封在這裏。不過前人說得好。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信裏面自然很多不足爲外人道也。的甜蜜語秘密語。這層請庭上原諒。我只把稱呼和簽名呈給庭上看罷。李鵬魂說時。從衣袋裏抽出幾封信。拿在手裏。露著信牋的一角。一手按著。給法官看。旁聽的人看了。這樣子。幾乎失笑。那法官把臉一沈。眼一瞪。道。胡說一起交案。伸手只一抓。把幾封信像打撲克一

般都抓在手裏，李鵠魂沒奈何。等法官慢條廝理，看過幾封信，脣一動說：「黎陳氏庭丁便去傳黎陳氏上堂。」人還沒進門，先聽得乾脆的女子聲音，噪道：「囉！俺箇殺千刀要打官司，搭奴打官司，格箇殺千刀真正弗生仔眼睛哉！奴倒偏生弗怕看俚拿奴哪哼？」介黎陳氏一邊說一邊走，大家看時，是箇三十左右年紀的女人。蘇州人雅好修飾，又是吳儂軟語，這一吵，法庭上大家精神一振。庭丁們已經呼喝住道：「別吵別吵！」黎陳氏走到法官面前，故意向李鵠魂釘了一眼，把嘴一披道：「奴當仔囉！箇原來是李先生，噲實梗體體面面，箇小夥子阿要鴨屎臭到衙門裏來格末！真正天呀，弗曉得哉！這時法官似乎有些微怒，說道：「喂！庭上問你，你才得講話不要瞎說。我問你是不是黎陳氏？」黎陳氏道：「奴小名叫阿毛，浪爺娘屋裏才叫奴毛頭十八歲嫁過來，人家還有叫奴毛嫂。」格娘家姓陳，夫家姓黎，一徑是實梗格噲，箇促裏促刻，叫黎陳氏、陳黎氏，奴出娘肚皮，弗曾搭人家打過官司。」

弗曉得。喂。法官道。那末。你就是黎陳氏了。我問你。你幾歲。什麼地方人。黎陳氏道。老爺聽奴說閒話。曉得是蘇州人。喂。人家才說。奴弗到三十歲。奴今年實在三十六歲哉。老爺阿看得出。介法官現著厭惡的樣子道。沈蝶影。是你什麼人。黎陳氏道。晴。沈小姐是。奴箇過房。因喂老爺。問起。俚阿有啥事體。法官道。李鵠魂。是沈蝶影的什麼人。黎陳氏道。阿是格位李先生。才是朋友。喂。現在世界浪橫施。男有女朋友。女有男朋友。無不。啥稀奇。喂。法官道。李鵠魂說。沈蝶影是他的未婚妻。還是你做的媒。你應當說實話。不說實話。本庭今天就把你押起來。黎陳氏著急道。咦。老爺。天勒頭。浪李先生。囉。俚有啥箇家。主。婆。奴幾時做過。啥箇斷命媒人。介。真正勒篤。放屁哉。奴箇過房。因末。屋裏向有箇兩萬三萬花頭格。阿是。嚙。不。場。化。攀。親。佬。要。看。中。實。梗。一。箇。一。年。四。季。穿。格。套。蹩。脚。叫。化。洋。裝。箇。李。先。生。李。先。生。僚。自。己。良。心。擺。端。正。仔。無。緣。無。故。壓。勢。人。要。撥。天。雷。打。格。李。鵠。魂。正。欲。有。言。法。官。又。問。

道。怎麼李鵑魂說還請你媒人喝過酒沈蝶影是自己願意嫁他的呢黎陳氏道
囉箇戳濟過俚箇物事來是奴帶仔過房因去看戲註定勒浪錯弗開格箇冤家
路浪撞著仔俚橫呀過房娘豎呀過房娘一淘去吃仔一頓大菜還是奴過房因
完箇帳虧俚說得出面皮倒直頭老勒浪喂法官道那末現在你的乾女兒呢你
說既然和李鵑魂沒有關係叫你乾女兒當面來說就沒有事黎陳氏道奴箇過
房因勒浪杭州喂不瞞老爺說俚僚屋裏有自家爺娘勒浪俚僚箇親事關得奴
啥事體介真正阿要氣蘇法官道你的乾女兒和李鵑魂發生過關係沒有黎陳
氏眼睛一擠笑道那末老爺真正浪說話哉奴箇過房因今年念四歲阿有啥
嚙不發身格告訴仔老爺俚篤爺寫信來倒說道已經勒浪屋裏招仔女婿哉法
官微怒道本庭問你他們倆有沒有發生過肉體上的關係怎麼你只是胡扯黎
陳氏道格是罪過動動格哪哼好冤枉人家呢俚篤大家攙攙手是有介事格格

種弗三弗四箇事體談啊弗要談奴箇過房因真正規矩得來啥人要尋俚箇開心那末面孔浪立刻就會而血紅連胸脯頭才紅到家哉法官道好了你不必說了李鵑魂黎陳氏所供的你聽到了沒有你還有話講嗎李鵑魂道請庭上注意了黎陳氏是箇積世的虔婆只要著落在他身上交出沈蝶影來看沈蝶影有什麼法子否認我們從前的婚約單憑他一面之詞是靠不住的黎陳氏聽李鵑魂口聲聲要他交沈蝶影出來氣可大了當時也顧不得法庭的尊嚴便竄過李鵑魂面前道小李僚弗要人面前說人話鬼面前說鬼話奴看格箇官司陽間老爺是審弗明白箇哉奴搭僚到城隍老爺搭去燒仔香磕仔頭打一場陰間官司黎陳氏真的要拉了李鵑魂就走鬧嚷嚷裏法官已經宣告退庭候下星期一宣判了慧因跟了兪驢站起一隻手給兪驢拉著從人叢裏擠到外面對兪驢道想不到我們的沈老師還有人和他打官司兪驢道我一味在這裏聽新聞卻把一件

事。忘。了。糟。糕。糟。糕。慧。你。來。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二十八回 餘悸憶初年舊遊似夢 輕輦逗薄醉密意如雲

俞。駟。對。了。慧。因。道。我。是。曾。老。師。來。的。怎。麼。聽。審。便。聽。得。忘。了。來。來。我。再。送。你。到。一。箇。法。庭。裏。坐。一。下。說。著。又。引。到。一。箇。法。庭。門。外。推。進。門。見。已。經。開。庭。了。說。慧。你。耐。性。坐。一。會。兒。我。去。去。就。來。了。慧。因。依。舊。揀。了。後。排。坐。下。擡。頭。一。望。瞧。見。庭。上。胸。前。掛。紅。邊。的。那。箇。人。又。像。廣。東。白。又。像。福。建。話。口。中。念。念。有。詞。下。邊。站。著。一。箇。頭。髮。足。有。三。寸。來。長。的。犯。人。惡。狠。狠。可。怕。得。緊。法。官。等。掛。紅。的。人。說。完。和。顏。悅。色。的。問。道。李。百。民。我。瞧。你。是。箇。好。漢。說。話。還。該。老。成。些。你。的。同。黨。供。出。你。已。經。把。葉。兆。熊。撕。了。票。你。怎。麼。推。說。不。知。道。你。要。說。實。話。本。庭。還。可。以。從。輕。宣。判。連。義。務。律。師。都。替。你。請。在。這。裏。別。一。味。地。執。迷。不。悟。將。來。後。悔。可。來。不。及。了。了。慧。因。聽。法。官。說。葉。兆。熊。先。就。一。嚇。及。至。仔。細。認。認。那。犯。人。依。稀。記。得。有。些。像。在。杭。州。淨。慈。寺。裏。跪。在。

老和尚面前央求出家的那人，便留神聽去。那李百民略移脚步，鐮拷便嚙嚙作響。就在這餘響裏，侃侃而談道：「李百民做事是一身做事，一身當不像那一般沒出息的瘦蟲，失了風，只想往別人身上推自己好圖苟延殘喘。我想我這人早該活命從杭州出家去，成算來已多活了幾箇月。隨庭上怎麼樣判罷，我要說的話前兩庭都已說過了。此外沒有什麼可招律師先生留一點精神替兩箇沒出息的辯護罷。不過我好恨殺人放火的勾當，並沒直截了當破案，卻爲了爭一箇一錢不值的婊子，把事情會弄糟。上海何等厲害的黃得勝，尙自躲過他的辣手。轉在這裏蘇州豆腐乾一般的小地方，卻給幾箇無名小卒抓了來，丑表功，真是從那裏說起法官雖然給李百民這樣的奚落，却並不動怒。又問道：「李百民，那麼葉兆熊給你撕了票，是不錯的了。可是他的屍體在那裏呢？」李百民似有些不耐煩道：「庭上要斷定是我撕的票，便算是我撕的。他屍體我可不知道。假使非要他的

屍體不可。那末請庭上把我鎗斃把我的屍體賠償他們便了。我這幾天不大愛多說話。庭上不必多問。法官說了聲帶下去。又提起筆來在桌子上點了兩點。庭丁去門外換了兩箇人進來。一般的鳩形鵠面。已經七分像鬼。法官怒道。李百民都已招來說。綁葉兆熊是你們兩箇人的主謀。你們怎麼狡賴得掉。快實說。兩人同時一怔。法官又道。張一我瞧你年紀輕。一定是受人欺騙。一時糊塗。你只說實話。本庭自當從輕發落。那年輕的犯人張一苦著臉道。老爺是明白的。李百民我們大家都叫他做李大哥。我認得他是小李介紹的。第一次見面就在黑橋義園樓茶館裏。他們要我湊錢去租房子。我也不知道租房子做甚麼用。當時這位林先生收錢。後來聽說綁了葉德民的兒子。第一次綁了箇假的。第二次才綁到了。一箇真的。嚇得我甚麼似的。後來他們說你這樣膽小不行。後來我剛巧給棧房裏歇了生意。沒地方吃飯。就陪了他們上寧波。錢一箇都沒分到。也不知道李大

哥到底弄到錢沒有。後來肉票在半夜裏逃跑。他們是去追的。我就一箇人回上海。在家裏躲了幾箇月。聽見葉德民自己也給人綁了去。我怕舊案發作家裏也不敢住偷偷的跑到這裏盤門外表妹家裏來住。不料冤家路狹。又在這裏遇見林先生和李大哥。李大哥告訴我。說他們倆住客棧化錢太多不合算。還是你令親這裏借住幾天罷。我一時沒法只得答應下來。一住十天。李大哥說林先生搭上了舍表妹。便摸出刀來行兇。蘇州人打扮得妖妖嬈嬈。是有的。舍表妹愛打扮也是有的。李大哥出言做事莽撞了一些。林先生也太會得向女人面前獻殷勤。舍表妹偏偏會偏袒林先生。就是這樣一鬧。給暗探們拿獲到案。老爺看我可冤枉不冤枉。便是從前不好也。早就是過去的事了。所供是實。張一供罷。像要哭的樣子。法官道。林秉忠。你聽到張一所供的話嗎。你和李百民的關係。比張一深得多。你還有什麼話說。那箇張一所稱他爲林先生的林秉忠。嘆了一口氣道。還有。

什麼話可說呢。便是我說了也不見得庭上肯把黃阿大當堂發配給我。我還說什麼呢。這時法官斥退兩犯。便問葉德民到案沒有。庭丁回說葉德民沒到。葉許氏到了。丁慧因正在想葉許氏是誰。難道是靈姊姊來了麼。果然果然。庭丁一引把許靈芸引上法庭。丁慧因只恨兪驢怎麼還沒來。雖然坐在旁聽席也像犯人吃官司一樣。生怕給許靈芸看見。只把箇頭偏向屋隅。身上早已冒出一陣陣的急汗。彷彿聽得許靈芸供二十歲上海人公公葉德民丈夫葉兆熊婆婆便爲這事急死的婆婆一死公公氣得出門去了。近來有人說他在蘇州不知是真是假。前天接到貴廳的傳票沒處找我公公去。薄命婦只得自己來蘇州走一遭。一則探探我丈夫的確實消息。二則請庭上重辦那強盜說也可憐。我們葉家現在真正鬧得家破人亡了。許靈芸一邊說一邊便嚶嚶啜泣起來。那知許靈芸的眼淚正向外流。這邊丁慧因的眼淚正往內咽。那裏還敢擡頭怕一擡頭真會忍不住。

放聲一哭爲了自己只管在一隅暗暗傷心卻把法官問的話都沒聽清楚這時似乎有人拍著自己肩膀輕輕喚道慧走罷我的事情完哩了慧因知道是兪驢背著臉點點頭站起來跟著兪驢出門的時候法官已經把幾箇強盜一起提上來叫許靈芸指認問可有從前到過你們家裏來的人在裏邊嗎另外一箇面生的女人大概就是林先生嘴裏說的黃阿大了了慧因急於要逃出這道是非之門當然不願意再去細看但是耳朵偏聽得仔細只聽得那李百民對許靈芸說道這位是葉家少奶奶麼你和我第一次見面我正想落髮這一次是第二次見面我正要砍頭不是我李百民罵你們這班女人女人真不是東西我見你手上亮晶晶的鑽戒便引誘了我起意犯法我見了他臉上香噴噴的脂粉便引誘了我和人爭風你們這班害人的女人呀了慧因這時賽如芒刺在背又像有人追著拚命價往外奔心想強盜認錯了人他以爲西湖裏遇到的便是靈姊姊可憐

靈。姊。姊。還。蒙。在。鼓。裏。代。人。受。過。但。是。我。也。顧。不。得。靈。姊。姊。恕。不。來。替。你。辨。白。了。了。慧。因。一。直。往。外。奔。連。兪。驢。在。背。後。追。呼。都。不。知。道。兪。驢。正。詫。異。他。這。位。表。姊。莫。非。時。間。坐。得。過。分。久。了。女。人。病。發。作。麼。這。倒。不。可。怠。慢。立。刻。就。在。街。上。捉。了。兩。輛。車。一。輛。納。了。慧。因。坐。上。一。輛。自。己。坐。上。只。把。脚。蹬。得。踏。板。作。響。催。快。拉。快。拉。回。到。蘇。蘇。旅。館。奔。上。樓。見。一。房。間。洞。開。正。因。客。人。走。了。茶。房。才。打。掃。乾。淨。兪。驢。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房。門。一。碰。把。了。慧。因。直。推。送。到。牀。背。後。一。具。圓。形。木。器。旁。邊。喘。著。氣。道。本。來。時。間。太。也。久。了。好。姊。姊。你。舒。服。舒。服。罷。了。慧。因。瞧。著。兪。驢。神。色。有。異。想。我。這。表。弟。從。前。是。一。箇。多。麼。溫。柔。體。貼。的。人。爲。何。一。變。就。變。得。這。種。急。不。待。緩。的。樣。子。心。裏。正。一。陣。劇。跳。臉。上。卻。無。限。含。羞。急。道。弟。弟。外。面。有。人。外。面。有。人。瞧。著。呢。兪。驢。推。過。了。慧。因。往。牀。後。半。響。不。聞。了。慧。因。有。何。聲。息。了。慧。因。也。不。見。兪。驢。有。何。舉。動。這。才。大。家。撲。哧。一。笑。大。家。明。白。過。來。兪。驢。往。常。只。知。道。女。人。有。兩。種。病。一。種。是。月。

月病一月病一次一種是日日病一日病幾次這兩種病在北方必須上毛廁在南方必須坐馬桶並不重要一下就好愈。駟在地方廳見了慧因奔之不已。他就見及此猜是日日病發作特地坐了特別快車用了非常處置討好於慧因。那知却都不是愈。駟這才開門出來已見兩箇茶房爭把眼睛放在鑰匙孔上大家一怔。愈。駟問你們這房沒人住麼茶房垂手道沒人。愈。駟道就我們住罷啊還有一件事忘了你去對賬房裏說外面有二輛從桃花塢拉來的車代給車錢可笑得很心急慌忙往裏跑沒的叫車夫在外老等。丁慧因道誰知道你呀真把人嚇的。至今還在心跳。愈。駟道我當你要那箇呢。丁慧因道誰要那箇呢。兩人一笑茶房進來拿著一張紙條兒。丁慧因搶在手裏道你不是開著十六號房嗎。愈。駟道是開著十六號房。丁慧因沈吟道也好再開一房。我來寫寫誰呀。愈。駟道寫你的名字行了。丁慧因笑道你笑姊姊窮開一箇房來請客還請得起。丁慧因就在姓

名底下寫了自己名字第二行是年歲便笑著填了二十六歲俞驕湊上去一看道怎麼了慧因一笑道你姊姊老了你不知道你瞧我真老眼了麼接著又在籍貫底下填了本地職業底下隨便寫了一箇學字俞驕笑道怎麼不寫電影了慧因把筆一丟道什麼俞驕要搶筆來代寫了慧因又不肯就在何處來何處去兩項下寫了箇南京來上海去給俞驕看道你看我把這紙條兒差不多寫成了滬寧火車票南京來上海去不是火車票嗎俞驕笑著叫茶房拿去那時茶房已打了水進房了慧因讓俞驕先洗俞驕不肯說你洗了再叫他們打水就是了慧因於是擰了一把手巾遞給俞驕說驕弟天氣熱你先抹臉俞驕却不過情只得抖開來擦了想擰一把來還敬了慧因道我是和你不客氣的請你外邊站一站我想脫了外衣擦一擦脖子剛才在撈什子的法庭裏不知冒了多少汗俞驕正中下懷便帶上門去了一會俞驕推門進來道洗好了麼我叫他們預備晚飯去了

兩塊錢的和菜。蘇州生活程度不十分高。怕有好幾樣。够我們吃的了。丁慧因趕緊扣上衣鈕。把隨身帶著的粉盒子。撲了薄薄的一重乾粉。一面撲一面說道。我們兩箇人。怕還吃不了。我想我們最要緊的是談吃。倒滿不在乎。俞驢笑道。一邊談一邊吃。才够味兒。我還叫他們帶了半斤紹酒來。哩姊姊。你現在還喝不喝酒呢。慧因道。少一些。還可以對付。多可不行。俞驢道。那末跟我一樣。丁慧因在路上坐車回來時候。早想定了主意。想從去年去杭州回來一天也沒過得快樂日子。今天會見我家表弟。便應該把愁悶的往事一概都收拾起。不許再想盡情樂一天。過了今天再說。所以現在住在旅館裏。也不想他娘還在家裏盼望。也不想許靈芸在法庭上到底怎樣。一箇下場。他真是把一切的一切都忘了一心一意想和俞驢相守。看看俞驢的皮鞋。看看俞驢的領結。又看看俞驢的耳朵。因爲俞驢從前耳朵上穿過一孔。看還有沒有穿孔的痕跡。轉把俞驢看得有些羞澀。但究

竟。是。男。孩。子。外。邊。跑。慣。了。的。這。羞。澀。的。態。度。最。多。不。過。幾。秒。鐘。兩。箇。很。流。利。的。眸。子。一。張。很。靈。活。的。嘴。安。在。圓。圓。的。白。白。的。臉。上。和。幾。年。前。是。一。樣。看。得。了。慧。因。喉。嚨。裏。立。刻。要。跳。出。一。句。我。真。愛。你。但。終。於。說。不。出。口。把。這。句。話。終。於。化。成。一。種。力。量。在。水。汪。汪。的。眼。睛。裏。表。示。出。來。靜。默。了。一。會。茶。房。已。把。酒。菜。端。進。來。一。樣。又。一。樣。陳。列。在。桌。子。上。了。慧。因。有。了。說。話。的。機。會。說。道。弄。這。許。多。菜。做。什。麼。弟。弟。你。真。當。我。是。客。人。俞。驢。一。邊。斟。酒。一。邊。坐。下。來。道。姊。弟。們。難。得。見。面。這。算。什。麼。慧。因。先。乾。了。一。杯。道。真。的。我。們。從。前。總。跟。大。人。們。一。起。吃。飯。兩。箇。人。單。獨。却。沒。吃。過。俞。驢。也。勉。強。乾。一。杯。道。從。前。你。我。都。很。會。淘。氣。要。是。不。跟。大。人。們。一。起。吃。大。家。怕。會。搶。起。來。了。慧。因。笑。道。提。起。搶。你。真。搶。吃。過。我。的。東。西。來。不。是。有。一。回。我。躲。在。帳。子。裏。吃。一。塊。蛋。糕。你。趕。著。來。搶。我。擊。著。手。不。給。你。你。伸。手。呵。我。的。胳。肢。窩。我。笑。倒。在。牀。上。一。鬆。手。雪。白。的。被。單。上。染。上。一。大。塊。油。漬。弟。弟。你。真。不。老。成。記。得。你。還。討。了。我。

的便宜去你名義上是我的弟弟，沒法奈何你。其實你簡直是我的哥哥，你還比我高了些。俞驢道：「從前的事真是快樂，因為大家都是孩子，才有這樣的快樂。現在就難了。」丁慧因今天真十分高興，帶說帶笑，把半斤紹酒兩箇人全消繳在話舊裏。後來丁慧因情不自禁說俞驢從前曾經親過三回嘴，俞驢也啞然失笑道：「這些事我都模糊了。」丁慧因道：「怎麼忘了？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最後一回到第二天，你們那邊正式來跟我媽提親，不過是前年的事，你也長得成人一般，怎說忘了？不過老實和你說我也……有過一回你正睡熟，你不知道罷。」俞驢笑道：「我一些也不知。」丁慧因格格笑道：「現在知道了麼？」俞驢道：「現在知道。」謝謝你。」丁慧因道：「誰要你謝？不過說說笑笑罷了。」話說兩人吃罷飯，洗了臉，俞驢見丁慧因有些醉意，臉上紅暈，像朝霞一般，便說道：「慧姊覺得熱，把長衣脫了，你看我反穿著短衣服呢。」丁慧因道：「不熱等一會脫不遲。」你們男子真舒服，高興穿西裝就西裝，高興穿

東裝就東裝。我們女子真受罪。只要市上通行這一種服裝。不這樣穿。像是鄉下出來的。走不出去。俞驕道。姊姊自己愛受罪。有什麼法辦。丁慧因道。你不知道我裏面只穿了一件緊身短衫。和一條鬆緊短袴。你又不原諒人。這時俞驕在衣袋裏掏出一箇煙匣子。抽出兩條紙煙。問丁慧因道。你抽不抽。丁慧因訝道。呀。兄弟學會了抽煙麼。我是不抽。女人家把這東西插在嘴裏。好難看。俞驕道。你的兄弟近來是腐化了。自己覺得一些。沒有新青年的作派。行爲腐化。思想腐化。抽紙煙便是一端。丁慧因道。我又沒有說你壞話。你怎麼發牢騷似的。俞驕笑道。我也是說說笑笑罷了。丁慧因自己先坐在牀上。讓出一邊來。俞驕對面也坐了。抽著紙煙。道。我們且談談別後的情況。丁慧因道。我正要問你。你剛才不說在南京念書麼。俞驕道。是的。在南京法政學校。丁慧因道。怪道寫給你的信。沒回信。俞驕道。姊姊寫信到蘇州來嗎。早就搬家了。便是我母親愛清淨。說住在鄉下。還有幾畝

薄田可以靠著度日而且我出門讀書稍爲多化幾箇錢就想在家用裏擠出來。丁慧因道姑母太也會打算累人還找到學士街還有人說你到了無錫去真使我沒處打探消息你早說在南京我還有兩箇最知己的同學在南京念書便是我一時不得到南京來托我兩位同學代我來問候候也行。俞駟道那不敢當我都沒有和姊姊先寫信來。丁慧因一想真有些惱俞駟道好啊仙你自己也說了。我沒有搬家你怎麼不寫信來上海俞駟道這箇只能聽姊姊把我責備的了。時間這麼久信沒有一封兩人稍爲停頓了一會俞駟又啓口道姊姊家現在仍舊住在。大南路德馨里十號麼。丁慧因對俞駟癡癡的一望道不是搬了我的事。你一些也不知道麼。俞駟道知道是略爲知道一些不過不詳細就是了。丁慧因談到這裏便不似先前高興沈寂了。半晌對俞駟道說起來我又要恨我的母親。不管人願意不願意眼睛只看見錢我恨不得問他一句你再要錢時索性把你。

女兒賣到窰子裏去。你願意不願意？丁慧因說：時眼圈一紅，兪驢忙謝罪道：是我不好。無端引你傷心，不談這箇談旁的罷了。慧因回過臉來，笑道：你慧姊姊已經想上千百遍來，犯不著爲他們這些無聊的人嘔氣。今天後來一座法庭上，冤家狹路正審問著姓葉的事，無端觸起我的舊感。但是隨了你回來，已經不願意再去想他，恨他罵他，我見了我的弟弟，把世間一切不幸的事，把自身一切不幸的事，一切的一切都丟過腦後了。好弟弟，你懂得我的意思嗎？兪驢道：只要姊姊能這樣，不要因爲我一句話而引你傷感，我也安心了。敢問姓葉的自從被綁至今，一共沒消息麼？丁慧因道：我一向對這件事好像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你儘著問我，我不惱。你好教弟弟得知，要不是姓葉的被綁，要不是姓葉的在外凶多吉少，你姊姊怎麼能恢復自由安安穩穩回到娘家？我今天見了你這些舊話，只算向你面前……還是說懺悔比較得當一些。兪驢道：後來你怎麼演電影呢？丁慧因道：

你見過那張片子麼。兪驢道：在南京見過。丁慧因臉上頓然一紅，道：「不怕害臊說起來，又是娘爲了錢，我從前有去演電影的志願，你也知道，而且你說演起來，我配一對那千古恨一齣，實在不是我本心所願。」弟弟丁慧因正說得如泣如訴，如怨如慕，不料旅館裏忽然人聲鼎沸，亂嘈嘈不可開交，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二十九回 使君有婦鑄錯待如何 阿姊多情銷魂許真箇

兪驢忙一站，丁慧因驚得直撲上兪驢肩膀，道：「弟弟是不是失火？」兪驢道：「別慌，別慌，是軍警查夜，你把手放下。」他們一刻就來了。丁慧因只得坐下，兪驢走到遠遠的一箇椅子上，坐了約摸亂嘈嘈鬧了一刻鐘，才不聽見人聲。兪驢又開門，走向欄杆邊，張望了一下，進房，道：「走了警察，局新近破了幾件案子，都是在旅館裏破的。所以每到夜裏，檢查得更利害。昨天晚上，我在底下住，給他們來麻煩了一陣。不過好得是抽查的，並不箇箇房間都查了。」丁慧因拍了拍胸口，道：「這箇人現

在簡直吃不得驚嚇。一來就害心跳的病。要是他們直進來。查到我們。怎麼回答呢。俞驕道：「是呀。我也顧慮到這一層。」丁慧因道：「老實告訴他。我們是親戚。」俞驕道：「是什麼親戚？」丁慧因道：「是表親。一箇是表姊。一箇是表弟。或者說是表兄妹。也像俞驕笑道：「可笑。現在旅館裏的表兄妹太多。所以把我們真正的表姊表弟反被人疑心是假冒了。但是說表姊表弟也不行。爲什麼住一箇房裏？」丁慧因道：「表姊表弟不能在一起住。是法律麼？不行就說是……說是夫婦……也不行麼？」丁慧因自己說著。忍不住也笑起來。俞驕笑道：「慧姊真看得天下無難事了。我們且繼續我們的談話。」我在南京看了你的電影。知道你在上海很得意。一躍而爲明星。居然名滿南中。丁慧因道：「你還是來坐坐。在這裏紙煙請你不要抽了。罷。無論怎麼樣好煙絲。嘴裏總是有股氣息。不抽煙的人。實在受不了。我告訴你。你別只管奉承我了。說我藝術成功。說也慚愧。我爲了這電影。還給道生女校開除了學籍。道

生。是。你。知。道。的。頑。固。得。不。入。情。理。我。也。就。一。氣。奔。了。蘇。州。來。躲。避。所。以。與。其。受。你。稱。讚。還。是。給。你。痛。罵。一。頓。的。爽。快。兪。驢。道。這。箇。姊。姊。未。免。自。尋。煩。惱。笑。罵。由。他。笑。罵。電。影。我。自。爲。之。人。是。人。戲。是。戲。只。要。問。心。無。愧。就。是。了。丁。慧。因。這。時。已。斗。膽。把。兪。驢。的。手。輕。輕。握。住。不。由。心。裏。感。激。出。來。道。弟。弟。真。是。我。的。好。弟。弟。我。第。一。次。做。錯。姓。葉。的。事。你。不。曾。編。派。我。半。句。不。是。第。二。次。演。那。斷。頭。生。意。的。影。戲。你。又。替。你。姊。姊。解。釋。出。一。片。真。理。來。我。真。感。激。你。將。來。學。校。裏。要。你。去。當。校。長。我。當。教。員。才。不。會。教。出。一。般。千。金。式。和。節。婦。式。的。學。生。來。家。庭。裏。要。你。我。去。做。了。父。母。才。不。叫。子。女。受。冤。枉。氣。弟。弟。我。今。天。在。這。裏。大。膽。的。說。我。從。前。在。娘。面。前。說。話。都。覺。得。帶。些。虛。僞。的。成。份。見。了。弟。弟。才。露。出。我。的。本。相。還。有。一。層。跑。到。蘇。州。來。固。然。是。想。躲。避。上。海。二。來。……兪。驢。道。你。只。知。道。我。家。住。蘇。州。順。便。來。找。我。丁。慧。因。這。時。直。把。臉。俯。伏。到。自。己。手。背。上。自。己。手。壓。在。兪。驢。手。上。兪。驢。手。底。下。又。是。自。己。的。手。自。己。

這隻手才攔在自己大腿上。這種禮節據說在男女交際上是一種極隆重的禮節。比跪拜禮還懇切幾分。俞駟道：「我的舅母一塊兒來了麼？」丁慧因慢慢擡起頭來道：「我母親是一同來的。住在城裏，我也住在那邊。但是你不必找了。去我打算就要搬走的。俞駟道：「姊姊今天出來找我舅母，知道不知道姊姊又何以知道我住在這裏呢？」丁慧因道：「娘嗎？他有好多對不起我的地方，也有對不起你的地方。我今天出來，他不知是來找你的，而且他不知道你在蘇州。」俞駟道：「姊姊怎麼知道的？」丁慧因一笑道：「這箇不和你說。等會和你說。」俞駟道：「舅母既然不知道，當然等著你回去。你今晚回去不回去？這時怕已有十一點鐘。」俞駟叫丁慧因放了手看錶，一看果然十一點鐘。俞駟似乎心裏一慌，丁慧因道：「我媽不知道，但是也不會找了來呀。」弟弟你說我該怎麼樣？」俞駟道：「從前是情投意合，後來又是久別遠離，當然希望姊姊多坐一刻好一刻。」丁慧因想時候已是十一點鐘，不可算早。

說話也已經說得上下古今不能算少。要想再找話來談，天想了半天，竟想不出半句話看。兪驢時兪驢也，沒有話說。半晌低低問兪驢道：「怎麼不說話？你想什麼呢？到底怎麼樣？」兪驢重又對了慧因一望，那種小聲氣兒，嬌模樣兒，委實動人。憐愛一時被他逼問得無話可答，霍地站起，張開兩臂，往了慧因柔腰裏一攔，撲通雙膝跪倒地上，把箇頭捺在他懷裏，不住價揉搓了慧因。登時宛如觸了電一般，臉上烘烘，心頭別別，往後仰。既有所不可往前站，又有所不能，只把一雙纖手撫摩著兪驢一頭短髮，剎那間愧感、悔恨、兼而有之，恨只恨親娘洪氏，只知道有錢，不知有他悔，只悔錯嫁葉兆熊，自己立志不堅，感只感兪驢數年來如一日，竟能忘卻我以前的一切，愧只愧那晚上，雖則是……畢竟是……半晌有氣沒力的說道：「弟弟好弟弟，仙仙驢驢，弟你要怎麼樣呢？我母親我也孝順不得他。這許多至於錢的問題，你也不用發愁，我親愛的，你起來罷，小寶貝，我什麼都是。」

你的了。俞駟嗚咽道：「慧請你原諒我，我是愛你的。」丁慧因摟緊了俞駟的肩膀道：「我不怪你，我還該求你原諒。我是犯過罪的人，不會替你留著乾淨的身體。俞駟在丁慧因腿上輕輕搥了幾下，呻吟道：「唉，我好恨啊。」丁慧因越發急道：「我本來是給你解恨的，你搥罷搥到，你的恨平復，說著幫助了俞駟的手，拿來搥自己的腿，把新衣服全弄皺了，却全不覺得所覺得的是一種不可名狀的快樂。此刻俞駟霍地脫手站起來，瞧了丁慧因，剛才是不過酒醉了，現在連神情都醉了，不由伸手猛然握住了丁慧因雙手，丁慧因已不願意抵抗，順勢往後漸漸倒下，但是嘴裏還掙扎著道：「門門那時那時萬不料俞駟會晴天一箇霹靂般的哭告道：「姊姊快別癡想，俞駟是一箇已經和女子結婚的人，此後只能拿純潔的心來愛你。慧，你要明白，那時那時丁慧因雙目直視一言不發，覺得斗然從百沸的滾湯裏被人捉來放在萬丈的深淵裏，慢慢的放了手，微喟道：「結了婚，說了這麼一句，再不

說話了。只聽得旅館裏大廳上的一架鐘鏗鏘鏘打了十二下。這鐘聲直送到樓下後院裏十六號房間。房間裏也是像丁慧因一般的一位絕色女郎。伸出手看錶。自言自語道呀。怎麼還不回來。打了一箇呵欠。無情無緒的把旗袍上的鈕扣開始從第一箇解起。驀然一箇人影一閃。那女郎趕緊把鈕扣重又扣好。道怎麼到這早晚才回來。那站在女郎面前的少年道。恕兪驢來遲。累你久候。女郎道。我問過茶房來說你六七點鐘時候回來過一下。我是怕你等的心焦。恨不得溜回來。偏是那同學拉著不放。說你們明天要趁頭班車去的。難得蘇州來還不盡情的樂一天。吃了飯不算。還遊了留園。西園。還不算。又吃了晚飯。又不算。又聽了戲。你想多麻煩。吃他還要送到旅館裏來。我說我不是小孩子。不會迷路的。給我婉詞拒絕了。誰知走回來時。你也沒在家。難道你說要上地方廳去。這時才回來麼。兪驢點頭道。是的。你和同學說明天趁頭班車回去。麼。女郎道。這樣說罷。

咧不是這樣說。明天他會三不知闖進來。兪驢道是的女郎對兪驢相了一相。笑道。哥哥你像是哭過來。敢是等我不來便哭了。這樣大的孩子還哭。害臊不害臊。兪驢道沒有的事。別瞎說。女郎道十二點了麼。兪驢道才敲十二點。我剛才進門已經瞧見你在解鈕扣。不是想睡了麼。怎麼現在又扣的好好的呢。女郎扭頭一笑。道。我要你替我解。你肯麼。兪驢一笑。真一箇箇替他解開一邊。說道。你說我是孩子。你才是孩子呢。衣鈕都要叫人替你解。女郎道。我是孩子不錯。哥哥你要哄我。我才不哭呢。說着已把旗袍脫下。提往衣架上掛了。回頭又說道。明天你母親來不來。兪驢道不來了。罷。女郎道。那末這兩天是我們最快樂的兩天了。兪驢道。我倒不覺得怎麼樣。女郎笑道。你說話沒一定。昨晚你還說沒長輩在這裏不拘束。沒孩子在眼前不累墜。是最難得的快樂。你怎麼今晚又說不覺得怎麼樣了。女郎偏著頭想了一想。似乎覺悟似的。道。你是和我不同的。自然不覺得怎麼樣。

不過我要強迫你承認這兩天是最快樂的日子。兪驢瞧著女郎短衣博袖那般動人樣子不禁又想起了慧因。來只是悶悶不樂。女郎不見兪驢答應。真使出小孩子身份來。弔在兪驢身上。蹬著脚不依道。哥哥你惱我麼。兪驢沒法抱他。到床上坐定道。你別胡鬧。左右前後全是客人。給人聽見了才害臊。我給你脫襪子。好好的睡。女郎捏住了兪驢的手。不許道。我兩天沒洗脚。薰壞了你的鼻子。可沒交代。兪驢道。女孩子怎這般響喉。嚨嚷些什麼。女郎道。甯你還害怕。合旅館全沒一箇認識的人。便聽去了。知道是姓張姓李的。兪驢道。平時說得嘴響。軍警來查房。問你又該躲往被窩裏了。女郎變色道。這些管閒事的。軍警真可惡。虧你臉也不紅。氣也不喘。回答得清清楚楚。我起先還當是強盜嚇得甚麼似的。我常聽我的同學丁慧因。妹妹說他的丈夫就是在旅館被強盜綁去的。至今沒有回來。昨天晚上要是你……不說罷。慧妹妹真可憐。兪驢這時十分難受。摩撫著女郎肩背道。

你。說。了。慧。因。是。不。是。聰。慧。的。慧。因。緣。的。因。剛。才。旅。客。表。上。三。十。六。號。裏。像。寫。著。了。慧。因。不。知。道。是。不。是。他。女。郎。道。正。是。他。你。把。手。放。了。我。去。看。看。他。怎。麼。有。這。般。巧。的。事。女。郎。這。回。可。不。要。兪。駟。替。他。穿。衣。急。急。忙。忙。整。了。整。衣。服。回。頭。對。兪。駟。道。你。別。哄。我。又。一。笑。道。你。哄。我。也。不。妨。我。自。會。罰。你。兪。駟。道。我。哄。你。做。甚。麼。兪。駟。送。著。女。郎。出。去。又。發。愁。起。來。暗。想。他。們。一。箇。箇。如。癡。如。醉。只。是。我。怎。麼。辦。呢。兪。駟。才。往。沙。發。上。一。坐。女。郎。又。盪。回。來。卻。輕。輕。附。在。兪。駟。耳。上。道。要。是。他。房。裏。有。兩。箇。人。我。進。去。不。進。去。兪。駟。一。推。道。你。常。常。以。己。度。人。怕。我。會。像。人。家。一。樣。給。強。盜。綁。去。這。回。又。想。到。他。房。裏。有。男。子。好。好。你。不。去。罷。我。去。女。郎。忙。阻。止。道。我。去。我。去。不。過。怕。真。是。他。一。談。就。得。幾。點。鐘。不。天。明。了。麼。但。是。不。去。怕。他。明。天。一。早。走。了。又。會。不。到。他。好。得。我。們。也。不。爭。一。朝。一。夕。我。去。去。再。來。你。先。睡。罷。別。再。出。去。哩。女。郎。吩。咐。完。了。這。才。出。來。好。得。剛。才。已。問。明。了。三。十。六。號。是。在。樓。上。便。一。逕。上。樓。略。一。顧。盼。已。

瞧見了女士三箇字寫在門口女郎把手指彈得門響問道是慧妹妹在這裏麼把門一推卻已推開遙見一箇女子和衣躺在牀上光著眼望帳頂走近仔細一認不是了慧因妹妹是誰了慧因正詫異這兪驢怎麼又化裝了一箇女子走進房來也仔細一認這才跳起來道你是張女郎已走上來拉手道我是張秋苓一些也不錯了慧因想世界上的事情太也奇特要不遇起來成年的不得會面要碰巧一箇才去一箇會來當下便疑心張秋苓和兪驢是一路來的兩人坐定張秋苓先問道請問慧妹妹是一箇人麼了慧因苦著臉道我一箇人過慣了好些日子難道秋姊姊不知道敢問春姊姊是不是在一起張秋苓道自家姊妹分不開來當然在一起我要告訴你的話多哩我先聲明我們談話以一箇鐘頭爲度有說不了的明日再談慧妹妹明日不走罷了慧因眼一紅道你叫我走那裏去張秋苓道你別這樣消極你以前遇合不好我也知道只是一箇人什麼事都得

自己。去。奮。鬥。像。我。一。向。悶。在。上。海。幾。乎。悶。出。病。來。後。來。往。南。京。一。跑。我。也。曾。寫。過。一。封。信。給。你。收。到。沒。有。了。慧。因。道。信。是。收。到。的。張。秋。苓。道。信。上。那。裏。說。得。詳。盡。而。且。後。來。又。變。化。了。我。這。回。回。去。一。則。是。暑。假。了。當。然。得。回。去。二。則。解。決。我。們。的。問。題。然。而。與。其。說。是。問。題。還。是。說。不。成。問。題。了。慧。因。問。道。還。是。那。位。原。籍。江。西。的。先。生。麼。你。們。好。一。箇。箇。都。如。願。以。償。張。秋。苓。道。別。再。提。那。箇。江。西。老。表。了。我。也。不。願。意。談。他。慧。妹。妹。是。知。道。的。以。前。我。和。父。母。反。對。過。快。要。成。爲。事。實。的。一。回。親。事。可。是。我。這。人。豪。爽。雖。然。豪。爽。主。意。是。沒。有。的。什。麼。事。都。去。問。我。姊。姊。我。姊。姊。又。是。躁。急。性。子。你。只。看。他。從。前。和。馮。存。一。的。交。涉。氣。憤。得。不。可。收。拾。若。使。有。人。從。旁。逼。一。逼。他。真。會。當。姑。子。去。我。在。南。京。的。事。情。初。出。茅。廬。便。大。的。受。了。一。箇。打。擊。姊。姊。怨。姊。夫。姊。夫。說。我。並。不。是。和。秋。妹。存。心。搗。亂。事。實。既。然。如。此。那。也。沒。有。辦。法。後。來。姊。夫。親。自。問。我。秋。妹。你。自。己。憑。良。心。說。罷。到。底。要。找。怎。麼。樣。的。一。箇。異。性。才。夠。和。

你。先。做。朋。友。然。後。談。到。婚。姻。我。半。真。半。假。的。回。說。要。像。姊。夫。一。樣。的。人。好。過。姊。夫。
不。希。望。有。一。件。及。不。上。要。介。紹。人。負。責。我。姊。夫。也。很。驕。傲。地。回。答。我。道。好。過。我。的。
很。少。和。我。一。樣。的。怕。沒。有。姊。夫。真。不。害。羞。末。後。還。找。補。了。一。句。話。道。你。和。你。姊。姊。
商。量。罷。你。姊。姊。也。許。肯。我。當。時。認。爲。姊。夫。有。心。侮。辱。我。拿。不。和。他。說。話。來。抵。制。後。
來。覺。得。我。姊。夫。實。在。有。些。可。愛。無。形。中。漸。漸。親。密。這。種。親。密。慧。妹。妹。別。誤。會。了。譬。
如。晚。上。姊。夫。還。沒。回。來。我。姊。姊。在。盼。望。他。我。同。樣。的。也。在。盼。望。他。有。時。大。家。說。笑。
姊。姊。往。往。因。誤。會。而。起。一。種。旋。起。旋。平。的。小。衝。突。我。會。替。姊。夫。辯。護。辯。護。得。不。露。
痕。跡。奇。不。奇。巧。不。巧。我。姊。姊。無。緣。無。故。小。產。起。來。小。產。之。後。繼。以。一。場。大。病。病。得。
厲。害。的。一。天。我。姊。姊。竟。自。知。不。起。我。姊。夫。日。夜。號。泣。我。也。不。必。說。我。急。得。要。拍。電。
報。去。接。我。父。母。來。吃。姊。姊。不。肯。說。老。人。家。嚇。不。起。別。嚇。他。們。了。而。且。他。們。也。不。是。
神。醫。誰。知。吉。人。自。有。天。相。過。了。風。雨。陣。頭。姊。姊。的。病。日。有。起。色。後。來。完。全。好。了。性。

情也變得很和平大概他也看出丈夫和妹妹的心理有一天問姊夫道你愛我家的秋苓不愛姊夫道自然愛姊姊道他是你的小姨子你怎麼能胡亂愛他姊夫道他不過多了一條辮子和你長得一箇樣兒我愛他就是愛你姊姊回頭問我道你愛他不愛我道不愛姊姊問爲什麼不愛那一樣不如了你我道姊夫是該愛姊姊的不該愛姊姊以外的人的我現在發現姊夫又愛著姊姊以外的人這樣的行爲就不足愛了姊姊夫齊逼問我愛了什麼人我自己拿指頭指著鼻子道愛我姊姊姊夫齊笑了姊姊道好我作成你們譬如我一病死了我知道我丈夫一定會娶我妹妹的我妹妹一定會繼續我所愛的去愛現在僥倖沒有死正該找一箇人來共同保護我這可愛的丈夫保護的力量也便雄厚了而且我也捨不得我的丈夫除了我們姊妹再去愛第三者也捨不得我妹妹嫁到張三李四家裏像可憐的慧妹妹一般的遭人蹂躪姊姊一席話說得我和他頓口

無言我想了多時才找出一句話來假意反對道姊妹倆嫁一箇人是要給人笑話的姊妹我不要呀姊夫便去找出一本辭源說娥皇女英堯之二女也一類的話我又強辯道多妻主義是現代女界極端反對的姊姊不悅道阿秋只學假時髦我估量反對多妻的人無論男子女子都是爲了嫉妒有幾箇真是替婦女謀幸福的那時我還不佩服道知道伯母和母親的意思怎麼樣呢姊姊道母親處有我去說話婆婆處只能拜煩愛你的人了姊夫道我不說怕會給我的母親罵姊姊本著一不做二不休的宏願說兩樁任務一起都我來擔任所以學校暑假我姊妹倆都趕著離開南京慧妹妹一件很奇怪的事自從姊姊發表了這項利權不外溢的主張姊夫和我都拘束起來我自己下了批評有些舊家庭裏的未婚夫婦氣你道可笑不可笑張秋苓這樣心直口快背書似的說到這裏拉著了慧因的手錶一看道真有一點鐘了明天見罷說著起身要走了慧因給張秋苓

一說說得有些豔羨。此時竟不讓張秋荇走說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你來了。春姊姊怎麼不來如今你姊夫又在那裏怎麼幸福的事總是輪到你們頭上我混來混去還是箇丁慧因而且近來刺激受得很深竟是欲哭無從張秋荇附在丁慧因耳邊噉了一會丁慧因道何不請你姊夫來這裏坐或是容做妹妹的去瞻仰瞻仰難道世間竟有賽過我那表弟的欲知後事且閣下文。

第三十回 仗義慕黃衫璇閨讓婿 催歸勞白髮逆旅尋兒

張秋荇聽了慧因說要請他姊夫來或是自己跟他去便止住了慧因道愛情這樣東西說起來很是光明用起來卻是神秘斷不容第三者來參加姊姊託詞到婆母家裏去安歇也是恐怕妨礙我們的歡樂我不打自招真有些身在這裏心在那裏給嚼舌根的一嚼怕會說成戀姦情熱罷慧妹妹日子長呢我們說的僅僅十之一二明日還準備暢談你說好不好不過你才說什麼表弟想是妹妹的

愛侶了。我常說妹妹太會藏頭露尾。不像我有話都向人面前一倒落得箇痛痛快快。令表弟是誰。你簡單的告訴我兩三句話。我就辭行了。張秋苓已經立起身。做成預備開步走的姿勢。只等丁慧因回話。丁慧因偏留難道你先告訴我你那姊夫的名字。我再告訴你我那表弟的名字。然而舍表弟差不多非我所有。正可以不必多此一舉哩。張秋苓不耐煩道。我姊夫麼。他他姓俞名驢。字不凡。今年一十六歲。原籍姑蘇人氏。你表弟呢。丁慧因一聽。猝然變易面色。顫聲道。是那箇俞張秋苓。道是人字加一則字的俞丁慧。因此時心痛已極。偏過頭去道。姊夫你前回向我說姓蹻。脚于你哄我好久了也。張秋苓道。我不是寫信給你說把姊夫的姓都弄錯了麼。丁慧因笑道。又叫做不凡。這可我不知道啊。啣我深悔有這一問了。張秋苓瞧了慧因神色有異。問道。敢是你也認識他。丁慧因道。我告訴你我那表弟。姓俞名驢。小字仙仙。家住蘇州木瀆讀書。南京法政今年剛十六齡。年紀今

晚住十六號房間的便是丁慧因。說時一手拍著胸口，說到後來竟已咽不成聲。猛然一倒，只覺得耳鼓轟鳴，眼花撩亂。一箇人彷彿一條小船在萬丈波濤裏打轉。一般張秋苓任你再頑皮些，自然不能決然捨棄。慢慢地把丁慧因喚醒自己，脫了長衣，又替丁慧因脫了長衣，勸慰道：「原來我們大家攪在一起，慧妹妹明天等我姊姊來商量一箇辦法。」丁慧因本已不願再說話，經不起張秋苓一種善意的慰安，又想到從小同學的情分，若再置之不理，顯見得自己氣量狹窄。於是兩人並枕睡下，噥噥唧唧，把前因後果說了箇詳盡無遺。看看天色大明，丁慧因十分疲憊，才合上眼安睡。不料一會忽又哭醒，如此直鬧到八點多鐘。張秋苓瞧了，慧因睡熟，這才輕輕的下牀，披了衣，走下樓，回到十六號，一推進門，只見兪驢也正呼呼熟睡，諒來昨晚又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照理他和慧妹妹厮會不跟我說實話，是應當處罰他的。但是並不肯背著人去胡鬧，正是他的好處。張秋苓便

捨不得喚醒他輕輕的上牀偎著他一旁躺下才一合眼又有人推門進來惱道這早晚還不起來你們真是胡鬧兩人一齊驚醒睜眼一看笑吟吟站在牀前的正是大姊張春薇兩人只得忙不迭的起來張春薇道我從鄉下都奔到這裏了你們還是貪睡要是我和婆母一起蹣進來怪模樣才好看呢張秋苓道姊姊儘編派人不是我昨晚一晚沒睡你看我眼睛都發紅了張春薇嘆笑道該死的丫頭怎麼一晚沒睡的話都可以告訴人不害臊恭喜你們我連上說了兩晚婆母已經答應了就不過說騷兒身體不十分強要自己識得保重才行你做姊姊的隨時監護著他罷婆母是有年紀人說話到底有分寸他好像打著望遠鏡瞧見你們的妹妹下次可不能這樣現在夏天雖說日長夜短究竟一夜要多少鐘點而且天氣熱也不相宜在我本意不過成人之美罷咧張春薇還待說下去張秋苓早紅著臉跺脚道姊姊你是纏夾二先生統不問爲什麼一夜沒睡正等著

你來商量閨房大事，并且還得審一審我這哥哥。我進房來時，見他睡熟，捨不得擾他清夢，沒盤問他一句半句哩。張春薇道：「你們又無中生有，小題大做，到底什麼事呢？」此時那侍候十六號房的茶房，端了臉水進來，對張春薇姊妹很很的釘了幾眼，退出門，還回頭望。俞驢俞驢正沒好氣，罵道：「好沒規矩，你幹麼那茶房才躲出去這裏？」張秋苓卻借此發揮道：「姊姊哥哥不願意我告訴你聽，他正在指桑罵槐，我害怕。張春薇攙住了張秋苓道：「好妹妹，不怕你說。張秋苓道：「才把了慧因住在樓上，哥哥和他表姊妹，我們一向蒙在鼓裏，我們常提起慧妹妹，哥哥終不說是有親戚關係，或說是認識的。昨夜又如此，這般一箍腦兒，說了他姊妹張春薇初聽時發怔，繼聽時發笑，再聽時發愁。看俞驢時，只像如無其事。姊妹倆少不得便來盤問。俞驢俞驢喟然長嘆一聲道：「這是我的一段傷心史，蘊蓄在心頭盤旋在腦際，原想等我老上來，漸漸的遺忘，漸漸的漸滅，不留一絲一毫餘。」

影那知道昨天冤家路狹使我殘餘的愛火竟至死灰復燃不說罷徒然惹人煩惱張春薇姊妹道不行慧妹妹是我們同學裏最莫逆的什麼話都可以說不說不行兪驢沒法只得把小時如何和丁慧因耳鬢廝磨長時如何和丁慧因心心相印後來遷居蘇州如何著人和丁家提親滿期這種事情早已不成問題不過爲世俗禮儀上所拘束不得不出之以虛僞的形式誰知事竟有大謬不然者給他娘一口回絕語氣之間還像姓兪的此舉有些不知分量後來又如何去探聽丁慧因有何表示了慧因卻安安穩穩念他的書不曾有甚反抗後來又知道他已經嫁人作妾這才絕望誰知他直如此命苦昨天遇了他卻依舊子然一身飄泊無主這那能不教人替他傷感呢張春薇截住兪驢的話頭道你既然和他戀愛於先便不該再和我結婚於後如果眞的愛他便該守著他等他那邊脫離了才是重行結合的機會你何以計不出此如今好像我從中破壞你們的情愛似

的。我。可。不。能。替。人。受。過。呵。俞。驢。嘆。氣。道。我。得。到。了。他。嫁。人。的。消。息。我。是。如。何。的。慙。記。他。又。如。何。的。怨。恨。他。我。爲。抵。制。他。這。種。背。謬。的。行。爲。爲。遏。止。我。那。樣。深。刻。的。痛。苦。就。在。李。老。伯。娶。兒。媳。婦。的。一。天。指。名。要。了。你。來。做。媳。婦。我。知。道。你。是。他。很。好。的。同。學。所。以。主。張。不。發。請。帖。結。婚。後。又。立。刻。遠。離。上。海。我。有。我。的。主。意。我。是。想。把。這。顆。熱。騰。騰。愛。他。的。心。來。愛。你。以。後。他。嫁。人。嫁。得。好。我。有。了。你。也。不。稀。罕。他。他。要。嫁。得。不。好。我。還。想。借。你。來。驕。傲。他。當。時。我。實。在。有。些。恨。他。張。春。薇。道。那。末。你。現。在。還。恨。他。俞。驢。搖。搖。頭。道。我。早。就。不。恨。他。了。因。爲。我。娶。你。之。後。聽。說。他。丈。夫。被。綁。又。看。了。他。銀。幕。上。可。憐。的。樣。兒。我。只。有。對。他。憐。憫。覺。得。果。然。可。愛。但。是。爲。了。你。我。已。經。不。配。再。愛。他。張。春。薇。張。秋。苓。齊。聲。道。你。現。在。打。算。怎。麼。樣。俞。驢。沉。思。有。頃。道。我。現。在。只。希。望。他。再。嫁。一。箇。勝。過。我。的。人。能。使。他。把。我。遺。忘。能。使。他。向。我。驕。傲。甚。而。至。於。謾。罵。我。寡。情。這。便。是。對。於。他。唯。一。的。希。望。我。對。於。他。以。後。的。愛。要。這。樣。才。能。使。

我安心。唉。葉兆熊誰說不勝過我呢。我這種渺茫的希望。怕終於成爲泡影。張春薇姊妹聽了相對默然。姊妹倆竊竊私議了一會。只聽張秋荅道。我們三箇人怎麼樣。只要他娘不反對。張春薇還沒答話。俞驢道。秋老是發戾。我又沒有做了皇帝。可以隨便糟蹋人。就是你的事。我常懷著鬼胎。像犯罪似的。張春薇也說。你統不記得婆母的話。果然有些不妥。我們去看一看。慧妹妹再說。大概姊妹倆去。有一點鐘的光景。才回來。張春薇笑對俞驢道。慧妹妹是傷心到極點了。他又不哭。又不笑。只像沒有精神似的。我們雖然極力安慰他。他並不說一句感謝的話。也沒有一些怨恨你的表示。我們看他。只像一隻被野狗咬傷的小貓。他本是我們同性的情人。我真要替他哭。妹妹的頑話。怕真要實演。你想怎樣。俞驢道。這箇是不行的。你對他說罷。我用情已經不能專一了。何故又去造孽。張秋荅道。如何。我知道。驢哥哥不比一箇普通人。不肯隨和的。張春薇略一沉思。便義形於色的。

說道：驢。我。和。你。的。結。合。算。來。是。慧。妹。妹。賞。賜。的。我。給。那。箇。姓。馮。的。一。鬧。自。分。已。把。這。顆。心。冰。冷。下。來。不。料。後。來。居。上。居。然。會。享。受。這。些。日。子。的。艷。福。也。儘。足。自。豪。了。譬。如。前。回。一。病。不。起。人。生。也。就。結。束。所。以。我。想。你。如。果。有。困。難。你。我。正。自。不。妨。宣。告。離。婚。同。時。你。就。和。慧。妹。妹。結。婚。此。舉。並。非。矯。揉。造。作。一。你。們。的。愛。在。你。我。之。先。二。我。佔。據。了。你。好。久。也。已。心。滿。意。足。三。我。並。不。去。自。盡。並。不。去。嫁。人。還。是。和。你。做。朋。友。你。看。怎。樣。兪。驢。和。張。秋。苓。一。聽。各。自。怔。住。看。張。春。薇。面。含。微。笑。只。等。著。兪。驢。回。答。可。知。並。不。含。著。醋。意。和。其。他。惡。意。的。了。張。秋。苓。心。裏。一。急。忙。說。道。姊。姊。錯。了。姊。姊。和。驢。哥。是。正。式。夫。婦。既。要。離。何。必。結。我。秋。苓。愛。驢。哥。愛。姊。姊。愛。慧。妹。妹。是。一。樣。的。愛。法。若。說。爲。了。慧。妹。妹。的。問。題。叫。姊。姊。失。所。我。那。能。安。心。好。得。我。還。不。曾。有。甚。麼。名。義。發。生。惟。有。犧。牲。了。我。是。一。箇。最。妥。當。的。辦。法。姊。姊。本。來。要。替。我。到。母。親。面。前。當。說。客。的。如。今。只。請。姊。姊。到。了。伯。母。面。前。當。一。名。說。客。慧。妹。妹。是。屈。居。過。第。

二的驢哥娶他過來也不能便說委屈他我呢老實說也不和誰結婚也不和誰離婚只揀著姊姊和慧妹妹大家和驢哥淘氣賭氣生氣的時候我來安慰驢哥這箇就叫做不成問題張秋苓說罷竟自哈哈大笑張春薇瞧不出張秋苓所說的理由竟比自己還要充足不由點頭微嘆暗自佩服他妹妹的高見此時姊妹倆你也一篇大道理我也一篇大理由轉問得俞驢通紅了臉反舌無聲兩人見俞驢不則聲張秋苓又發言道愛情原是只能和一箇人談的我們這般遷就姊夫還不見答應看來只好我和姊姊倆下野讓慧妹妹一箇人登牀這話逗得俞驢和張春薇都笑了張春薇道也該是吃飯的時候了我們一起到樓上吃了飯再談慧妹妹一人也寂寞呢於是不由俞驢不允推推挽挽走上樓俞驢舉眼瞧丁慧因雖然勉強笑顏相向竟比昨天憔悴的多兼之大家心裏有一層薄膜遮著未免落落寡歡雖有張春薇姊妹的插科打諢終究不能歡洽到相逢未嫁之

時私語無人之際吃飯以後丁慧因有些微倦張秋苓扶他橫靠在牀上俞騷來回在房間裏踱張春薇對張秋苓一擠眼張秋苓俯下身去和丁慧因說了兩句話回頭對俞騷道你陪慧妹妹談談我妹妹倆上虎邱去玩不到吃晚飯你不準跑出來說罷姊妹倆齊奔門口拍一聲把房門關得實騰騰地下樓來到自己房裏張秋苓道這樣總算對得起朋友倘然再有甚麼變化我們可管不了張春薇道我委實看得慧妹妹可憐其實也不是辦法慧妹妹的命運並不在這半天裏決定你說昨晚沒有睡這時要不要睡張秋苓道不要睡今天上虎邱去玩一下明天回上海怕媽盼望著呢張春薇贊成兩人略略修飾便走出房從樓梯旁走至大門口張秋苓對樓上望了望剛要出門便瞧見一箇婦人帶著箇女孩子站在旅客一覽表面前瞧看旅客姓名張秋苓眼快把張春薇衣襟上一拉兩人都停了脚步張秋苓一指道這像是慧妹妹的娘呀後面跟著的是他家丫頭張春

薇定睛一認道。是的。莫不是找慧妹妹來說時。那婦人已走去問茶房。茶房回說。在樓上走上樓梯。便是你問樓上的茶房。他們會招呼你。張春薇姊妹一想。事不宜遲。便緊緊跟上樓來。張秋岑想去上前阻止。可已來不及。那房門已經給洪氏使勁推了兩推呀的一聲。姊妹倆齊捏著一把汗。忙湊上去對房裏看時。只見丁慧因正迎出來。兪驢橫在牀上。洪氏一看女兒果然在裏面不暇究詰。只說慧兒你昨晚怎麼不回來。累娘等了一夜。舅舅都從上海來了。你回去罷。張春薇姊妹這時擠入房中。忙和洪氏招呼。百忙裏兪驢又喊著舅母。直鬧得洪氏團團轉也記不清誰是本來在房裏的。誰是從房外走進來的。亂紛紛鬧了一陣。洪氏忽然大行方便。獨注視兪驢道。仙仙不見了。兩年臉還是女孩子似的。幾時娶媳婦。把我家慧兒給你做媳婦。好不好。說得一屋子人除卻丁慧因全笑了。洪氏這話原也可以逗得丁慧因一笑。只因今天跟來那阿琳起先細眯著眼。瞧所謂兪少爺。

也者。這時竟自一眼不眨直瞪著丁慧。因丁慧。因一來有些恨他娘。不先不後。趕在這時上。闖門來。闖門二來有些恨阿琳。他是知道來龍去脈的。何竟眼光兀自咄咄逼人。因而把值得一笑的一笑。給這兩種原因。征服而且洪氏坐不刻言。無兩語已下了。兩次催歸的口頭警告。轉疑到張春薇姊妹的殷勤和洪氏主婢的找尋他們。都是事前接洽好的。故故予人以難堪。我知兪表弟都中了他們的計。於是雙足一蹬。道聲走自己先已跑出門外。洪氏巴不得走。便向張春薇等道。春姑娘。秋姑娘。上城裏來走走。還有仙仙你們。怎麼這般巧。都碰在一塊兒。我今天沒工夫和你們長談。改日來上海。是定要請過來的呀。說著自己走下樓梯。張春薇姊妹自然相送了。慧因回頭望見兪驢並不送下樓。只倚在欄杆上望著自己發怔。兩下裏眼光一閃之間。給衆人簇擁著出了大門。張春薇姊妹道了再會。退回來。逼著兪驢進房。兩人不約而同的向兪驢道了喜。兪驢道你們別再和

我開頑笑了。青天白日，我決計不會這樣無恥。張春薇道：「那裏是冤枉你這些事？」我們向你道喜爲的是了。伯母親口把慧妹妹終身允許你了。張秋苓道：「哥哥也太會謙虛，換了我就一鞠躬說：『我們一言爲定。』那時姊姊我少不得打一下邊鼓。」說房中無戲言。丁伯母還會哄你嗎？說了把慧妹妹給你做媳婦，你想還會給你做娘嗎？這樣一來，真比結婚證書效力還大。俞驕瞧著張秋苓那副嫉媚的體態，要把他攆過來堵住他嘴。這樣說笑一陣，張秋苓主張把這邊房間退了，大家都住十六號去。張春薇道：「我病後愛清淨，多化幾箇錢，我就住這間。况且將近傍晚，便是退給旅館，也得給一天的錢。」俞驕道：「依我都住這裏底下那箇值差的茶房對女子太沒禮貌，我有些看不慣。你們難道不覺得張春薇道：「這裏只有一張牀，三箇人擠著像什麼樣子？」你這兩位少奶奶是靠得住的。少爺你放心罷。」茶房好壞，你別管。俞驕和張秋苓拗不過他，便在晚飯後下樓來住在十六號裏才走。

進來。只見桌子上擱著一封信。信面寫張春薇女士玉啟。旁邊還贅著馮緘字樣。俞驢道：馮是什麼人？張秋苓道：凡是姊姊的朋友，我都認識。你撕開來看罷。俞驢道：照理書信秘密，你拿給他，自己看去。張秋苓道：門都拴上了，誰耐煩去？你這箇人，不是姊姊的麼？怎麼也給我來了？來何在乎一封信用？俞驢一笑，拆開信一看，是馮存一寫給張春薇的信。張秋苓驚異道：馮存一便是和姊姊解除婚約的呀！且看他說些什麼。兩人細細一看，信上起先說著許多仰慕的話，後來說自己如何利令智昏，如何任意揮霍，如何娶妖姬作婦，和女士中道此離。如何金盡愛亦盡，淪落申江，如何來此充當館役，苦不勝言。一切求女士垂憐的話，俞驢看罷，把桌子一拍，道：準是那箇我說他沒禮貌的茶房就是他。你以前見過他嗎？張秋苓道：我和姊姊都沒見過。你提起他，隱約記起那相片有些像。當下俞驢開門一聲，來這回來的，卻另外換了一箇人。俞驢問他：這封信是誰寫的那茶房？笑道：那

是馮存一。也是這房裏的。值差茶房說和女客人是親戚。他今天病了。起來不得。說等客人看了。有什麼話說。央我去通知他。兪驢點點頭。命茶房退下。想立刻拿了信。給春薇看。去張秋荇搶在手道。哥哥我姊妹看了。這信準要氣得話都說不上。你愛他的。替我扔下罷。看來明天趕快走。碰來碰去。大家碰到些冤家哥哥你也是冤家之一呀。一宿無話。翌日真是一字不提。付了帳。商量先到城裏找慧。然後再趁晚車回滬。決定後。兪驢打頭。春薇姊妹後隨。剛踏到街上。不料街上已是人山人海。滿滿的擋住了去路。三人不由一驚。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三十一回 出死力嬌客作小姨夫 慶生還稚婢談豪公子

兪驢和張春薇姊妹從蘇蘇旅館走出門。瞧見許多人擠滿街上。正不知出了什麼大事。不由驚慌起來。想找箇人問看看。都是光著眼。點起脚。不理會似的。張春薇姊妹緊緊隨著。兪驢從人堆裏找出路來。走不數步。見一箇看客正問著衆中。

一。人。那。人。道。看。什。麼。看。殺。人。你。耐。著。性。兒。等。罷。聽。說。還。有。女。強。盜。大。腿。上。刺。著。二。龍。搶。珠。的。花。紋。頸。項。裏。掛。一。串。兩。斤。零。八。兩。重。的。金。練。條。可。是。著。實。有。些。本。領。肚。子。上。壓。得。起。十。箇。八。箇。大。漢。放。手。槍。只。當。小。孩。子。放。鞭。炮。那。人。一。說。旁。邊。的。人。漸。圍。攏。來。聽。把。兪。驕。們。圍。在。核。心。這。時。走。過。一。位。老。者。指。著。那。人。罵。道。你。這。海。阿。二。編。謊。不。怕。編。掉。下。頰。誰。告。訴。你。是。女。強。盜。諸。位。別。信。他。扯。淡。要。問。今。天。的。事。還。是。老。夫。明。白。些。說。來。說。去。究。竟。是。爲。了。幾。箇。錢。丟。的。性。命。現。在。世。界。沒。錢。的。沒。命。有。錢。的。也。沒。命。說。來。話。長。不。知。是。那。一。天。的。事。這。箇。該。死。的。李。百。民。和。林。秉。忠。合。了。一。班。小。嘍。囉。去。綁。上。海。一。箇。姓。葉。的。兒。子。想。敲。幾。萬。塊。錢。竹。槓。竹。槓。沒。敲。成。姓。葉。的。兒。子。給。他。們。弄。死。了。這。班。強。盜。又。自。投。羅。網。奔。到。這。裏。盤。門。外。那。箇。土。娼。黃。阿。大。家。來。又。不。知。匿。跡。銷。聲。兩。下。裏。爭。風。吃。醋。事。情。使。鬧。到。衙。門。裏。不。打。自。招。竈。神。菩。薩。上。天。有。一。句。說。一。句。本。來。還。有。幾。天。性。命。好。活。而。且。還。須。發。往。上。海。出。事。

地點去。鎗斃吃司令部裏知道了。說林秉忠還是箇革命黨。連夜從地方廳裏提了來。一審又審實了。司令部的事情多爽快。只要軍法官把硃筆往他們二人的名字上一點。他們就沒有命了。那箇從犯和黃阿大只算從輕發落。留下了腦袋。我出城來。還瞧見貼著布告說遊了街。就槍決現在也是時候。怎麼還不見來老者。這樣一說。大家才恍然。有些人還嫌聽得不真切。央求老者再說。可是警察已來干涉。兪驢們早擠得叫苦不迭。張秋荅只問那老頭兒說姓葉的是不是慧妹妹的丈夫呀。兪驢道怎麼不是張秋荅道還有命沒命呢。兪驢道你不聽那老頭兒說沒錢的沒命有錢的也沒命嗎。張春薇道別提這些事罷。可笑那箇造謠的說什麼女強盜大本領。其實是一箇土娼。中國人造謠的本領真也不小。不過我們進城可不用和慧妹妹提怕他受不得氣。張秋荅道我們不是馱子做什麼。無端惹人不快樂。倒是他們倆的事。姊姊看有機會探探他娘口風。別忘了三人擠。

了。一。會。人。漸。漸。稀。少。雇。了。三。輛。車。坐。上。去。在。車。上。果。然。見。閩。門。口。貼。著。布。告。兪。驢。只。見。後。面。寫。著。計。開。綁。匪。一。名。李。百。民。亂。黨。一。名。林。秉。忠。其。餘。因。爲。車。子。走。得。快。而。且。給。許。多。人。頭。遮。掩。了。視。綫。不。會。看。得。清。楚。一。路。進。城。須。臾。到。了。十。利。巷。依。著。了。慧。因。告。訴。他。們。的。門。牌。找。去。打。了。一。回。門。張。秋。苓。又。喊。道。慧。妹。妹。是。我。們。呢。快。開。門。等。了。一。會。轉。從。隔。壁。那。道。門。裏。走。出。一。箇。僕。人。模。樣。的。人。問。道。你。們。是。不。是。找。姓。了。的。兪。驢。道。是。找。姓。了。的。是。不。是。你。這。邊。一。箇。門。口。那。僕。人。道。他。們。住。在。隔。壁。不。錯。的。兪。驢。道。沒。人。開。門。是。不。是。都。出。去。了。那。僕。人。道。今。天。早。車。回。上。海。去。了。兪。驢。們。齊。驚。異。道。是。不。是。全。家。都。去。了。那。僕。人。道。太。太。小。姐。丫。頭。小。廝。全。去。了。這。屋。子。已。經。借。給。人。家。明。後。天。就。會。進。宅。張。春。薇。道。他。要。走。也。是。從。閩。門。外。過。爲。甚。不。來。跟。我。們。說。一。聲。真。奇。怪。那。僕。人。道。他。們。走。得。很。早。天。剛。亮。就。走。了。三。人。知。道。留。戀。也。無。益。便。坐。了。原。車。出。城。出。城。時。街。路。上。已。不。似。先。前。站。得。齊。整。鄒。在。東。竄。

西跑的只聽得紛紛傳說那箇林秉忠臨死還叫媽叫媽有什麼用還是姓李的硬氣打了兩槍才倒下去兪驢想虧得他走了這種不幸的消息雖然替性葉的復仇吹進他耳朵究還會剝著他舊創痕又該痛哭了此時車又到了閩門馬路三人一村旅館房間已經退了依張春薇主意還回到十六號去坐一坐作算不再住大不了再給一天的錢張秋荇兪驢竭力主張不必再去後來決定找一家館子吃飯帶休息張春薇依了話休煩絮吃了飯上火車站三人到上海時已是傍晚這回不用說都上基羅路人和里張春薇家裏張春薇父母瞧著大女兒帶了夫婿來二女兒陪著姊姊來又知道大女兒流產直到病愈後才寫信來告訴正自放心不下現在見了面自然歡喜裏還加上憐惜當晚便替兪驢在客房裏安了一張榻獨自睡下姊妹倆還是睡他的老屋子第二天張秋荇明知他母親前回放他和姊夫倆趁夜車上南京去尙且很放心現在到家裏更不必拘拘於

形跡。但是自己總極力避去嫌疑。當著母親。只和俞駟。淡淡的輕易不說一句話。接著又是張家的姨母家呀。舅家呀。都得了春薇姊妹回來的消息。有來上門的。有來接去的。不是吃一頓酒菜。便是打八圈麻雀。俞駟有時跟著去。同去同來。有時不跟去。只在客房裏看看新書。抽抽紙煙。想要去看丁慧。因怕洪氏在家。近年來不常去了。此刻忽然去得殷勤。一定惹人疑慮。打定主意。要張春薇姊妹先去探一探。然後自己再去。但是張春薇深怪俞駟在結婚時候。沒下過請帖。請這位丁家舅母臨場觀禮。在蘇蘇旅館裏。偶然相值。俞駟也沒聲明。丁慧因也沒介紹。對於這位舅婆。一共沒改過稱呼。沒行過大禮。自己貿然上門。未免難以為情。所以一由這些原因。二由忙於親戚應酬。初到滬的幾天。便沒去得。至於張秋苓呢。不怨自己太會假正經。却怪俞駟近來沒和他說得一句親熱的話。又怪姊姊只忙吃喝。瞧看全不想著在南京在蘇州的主張。又想我是一箇未出嫁的閨

女當著姊妹們還可以隨便說話要替慧妹妹計劃長久的事我的資格當然比姊妹差多惟其如是所以三人天天想念丁慧因而終於三人天天沒到了慧因那裏去後來張春薇看俞驢在他家幾天一住常常聽到母親的稱贊便知母親已經中了女壻毒俞驢在學校裏混名叫做梅蘭芳換言之他母親即是中了梅毒父親也受了母親的傳染張春薇便悄悄把自己想叫妹妹共嫁俞驢的話說了出來他母親驟然一聽有些不入情理但因妻子替丈夫做媒不知出於女孝經第幾章不敢便置可否回頭給春薇的父親一說那父親可發了脾氣說道這些小孩子真是胡鬧他愛丈夫不能這樣愛法若說中國的女子比男子多該兩箇女子嫁一箇男子我姓張的卻是例外我只天公地道兩箇女兒換兩箇女壻不希望有三箇女壻也不願意只一箇女壻我和你沒兒子有兩箇女壻多抱幾箇外孫不好麼若照阿春的話他兩箇姨母都該替我收回來替他們頭上安一

箇張字張春薇的父親這樣一說把十拿九穩的事弄成僵局俞驢還不知道張秋岑聞訊只把箇臉終日埋在被窩裏整天不拿出來見人於是一肩重擔全挑在張春薇身上好箇張春薇有能耐瞧著父親母親高興的時候不畏艱鉅舊事重提說婆母也親口應允了妹妹是已經破了貞操了在蘇州白雲庵那天婆母去還願不凡和妹妹無意中同在觀音大士面前叩過頭了我已經說過如堂上不允我和不凡離婚讓妹妹和他結婚了在南京有很多女子願嫁不凡作妾我是特地放任妹妹去抵制別的女子的現在妹妹已經病著三天父母再要堅持怕病人要增加一而二而三了張春薇這種有力量的措詞直使他父母不得不入玄中他母親大膽地說好孩子我允許你做這件合理的事他父親也只得一笑道好罷不過我恨自己早生了二十年這種聽去極有理而實在沒有理的話說不上口了這晚張春薇比在李老伯家經俞驢突然賞識的一晚還要快樂

趕緊拉著張秋荈起來到俞驢客房裏開了一次三人慶祝大會直至夜深始散。次日決定了在一星期之內張秋荈和俞驢結婚屆時很很的鬧他一鬧可不能再像前回鬼鬼崇崇俞驢的娘少不得請他出來也樂幾天決定之後俞驢又告訴春薇姊妹道我實在並不是得隴望蜀慧妹妹到了上海差不多半箇月那邊也沒有信息我們在友誼上在戚誼上應當去看一看他你們從前在蘇州那些癡人說夢的話可不必去說我們今天三箇人一塊兒去無論給我舅母罵給旁人笑我們應當一切不顧去看一下張春薇笑道還待你想到來你看我們姊妹倆不是都換好了衣服嗎走一塊兒走今天又沒太陽我們慢慢兒談著走著去上海是平平穩穩的路自問我姊妹倆四隻大腳還對付得來這一說俞驢立刻套上一頂草帽三人出門就走看官們在下這部春水微波現在已經寫到三十回下一回卽告全書結束什麼事都得趕這在幾頁書裏敘述趁俞驢先生張

家春秋兩女士一行三衆在路上慢慢的踱過去在下且趕往蘇州去一趟回頭再拿筆尖兒奉陪話說丁慧因從蘇蘇旅館回到十利巷進門瞧見他舅舅洪志仁畧一點頭走入自己房裏往牀上一躺覺得有些頭暈先是洪志仁來談了一會都是丁慧因並不歡喜聽的話說上海新到了那幾箇戲子了大世界門票漲價了正廣和汽水押瓶錢一打要幾塊了前天南京路汽車撞倒一箇老婦這老婦送到仁濟醫院去了末後洪氏也來嘮叨不是說洋價跌了幾箇銅元便是說錫箔在這裏漲起多少錢一捆總是些不入耳之言能使丁慧因從頭暈而變爲頭痛所認爲可以談談的阿琳一上樓就有洪氏跟在後邊不讓他說什麼這麼過了一晚次日天還沒亮大家都已起牀各人整理行裝丁慧因瞧科了幾分在牀上問洪氏道是不是要回上海去洪氏道好孩子這裏房子他們已經另借給人住了我們還不去做甚麼你起來到了上海娘還有好些話和你說了慧因

沉。思。了。一。會。道。就。是。這。樣。辦。罷。我。去。洪。氏。起。先。以。爲。了。慧。因。一。定。還。捨。不。得。蘇。州。早。準。備。了。好。些。話。分。著。步。驟。一。層。一。層。勸。解。還。有。洪。志。仁。做。後。盾。現。在。見。女。兒。並。不。違。拗。自。然。十。分。快。慰。一。下。子。整。理。好。了。就。往。車。站。出。發。上。得。火。車。眨。眨。眼。兩。點。鐘。過。去。便。回。到。興。隆。街。丁。公。館。來。一。到。家。了。慧。因。便。病。了。頭。目。暈。眩。手。足。疲。罷。夜。晚。失。眠。飲。食。少。進。一。連。幾。天。阿。琳。奉。命。替。小。姐。解。悶。便。乘。機。對。了。慧。因。道。小。姐。上。閨。門。的。一。天。太。太。好。不。和。陸。先。生。鬧。太。太。說。陸。先。生。害。了。小。姐。陸。先。生。說。小。姐。還。全。虧。他。兩。箇。人。幾。乎。翻。臉。便。在。那。天。葉。老。爺。陸。先。生。父。女。回。上。海。來。聽。說。葉。老。爺。已。經。揀。了。吉。期。和。陸。小。姐。成。禮。後。來。舅。老。爺。來。了。和。太。太。不。知。說。了。些。什。麼。急。得。太。太。要。親。自。來。找。小。姐。問。了。我。兩。次。說。小。姐。在。什。麼。地。方。你。總。知。道。我。爲。的。是。隔。晚。已。經。回。了。不。知。道。不。能。忽。然。說。知。道。只。得。回。說。我。陪。著。太。太。往。閨。門。幾。家。旅。館。去。找。找。也。許。小。姐。遇。到。什。麼。同。學。姊。妹。談。得。投。機。就。住。下。來。了。太。太。就。帶。著。我。來。

假意找了兩家才找到蘇蘇來不想我隨口亂說小姐卻真和張家兩位小姐在一起小姐那爺少爺究竟和小姐怎麼說來照阿明說爺少爺常和女朋友在一塊兒好像很親熱我連忙掩住他嘴道念書的人誰都有男女朋友不像你這沒出息的東西見了女人別的不想一想就想到不好的事情可惜阿明一回來就給葉家喚去說要過了喜事再到這邊來不然他說爺少爺壞話我要罰他向小姐謝罪呢丁慧因有氣沒力的說道阿琳你不知道爺少爺張小姐本來是夫婦他們恨著我母親不給知道我也是才知道的阿琳道我原說阿明沒這樣大膽敢隨便說人壞話原來他們是夫婦呀那末小姐呢小姐一箇人不能太好太好就吃了虧丁慧因回答不出什麼來只說阿琳你出去我要睡阿琳出去了洪氏一拐一拐進來拍著丁慧因肩頭安慰他道好孩子你還愁什麼快些把身體保養起來小有不舒服明兒請箇醫生吃一兩劑煎藥到蘇州幾天已經很硬朗了

怎麼一回家又睡倒呢。洪氏說著見了慧，因偏過臉，只不回話，便坐上牀，低聲說道：「慧兒，媽要你登時立刻趕回來，怕你還不知爲了甚麼事，真是天大的喜事。」葉家熊爺爺沒有死呢。起先是你舅舅到蘇州來報信，說有人見過熊爺爺在杭州很好的玩著，我也不敢信。一到上海，就上陸有金那箇殺才家去問訊，偏他說得斬釘截鐵，一口回絕。沒這事。今天我打聽得葉老爺不在家裏，特地上許氏少奶奶那邊去，只見葉家上上下下都在打掃。少奶奶到底老實些，說千真萬確，我們熊爺爺真在杭州。少奶奶後天便上杭州去接熊爺爺，把我喜歡瘋了。走樓梯，跨了大步，崩東一交，閃了腿，還是他們那裏人家喚他。陸家姑爺的扶我起來，現在顛倒有些痠痛。好孩子，誰也想不到，你聽著有病的也該沒病了。但願你明天便起牀。和許氏少奶奶一塊兒上杭州接去了。慧因靠在枕上聽著，果然有些詫異。但對他娘只冷冷的道：「歡喜的人多呢，何爭我一箇杭州是我墮落的地方。」

去過一回。算了。讓沒去過的人去。洪氏連連點頭稱是。說：「只要你起得牀，什麼都有辦法。」洪氏說罷，又一拐一拐下樓去。和洪志仁商議軍國大事了。葉兆熊尙在人間的消息漸漸有些秘密不來。一吹吹到阿琳耳朵裏，便在一箇下午偷偷的上季家浜葉公館去了一次。表面上對洪氏說是替阿明送洗好的衣服去歸時，哈天撲地的進門奔到了慧因房門口。才提輕脚步一路喚著小姐推開門，只見了慧因依然睡著。屋子裏舞煙漲氣的痰盂邊有許多紙灰。阿琳笑道：「小姐真的熊少爺快要回來了。」我才上季家浜去聽說是熊少爺來了。箇電報打給老爺還提著少奶奶和小姐的名字。準定六月初一坐火車回家。老爺喜得甚麼似的。本來他自己娶陸家這位新太太定的是這箇月二十八的日期。現在聽說兒子要回來，便改期遲兩天。定六月初一喜期。娶妻和得子兩重喜的意思。老爺吩咐到這天除了親戚除了他自己家裏上上下下的人。店裏內內外外的人都要上。

火車站去接熊少爺預先雇十輛汽車接回來老爺和新太太拜堂熊少爺拜見老爺新太太什麼京戲提線戲蘇灘都在那裏講價大概很够熱鬧少奶奶昨天便上杭州到那時和熊少爺一同回來老爺從太太沒後也是老時髦說學堂裏鬧什麼五四紀念五七紀念我們家裏今年來一箇六一紀念年年這樣做下去做到老爺六十一歲便做十週紀念現在公館裏可不是從前太太在的時候那樣兒太太在時男僕們都很有規矩現在學着老爺和新太太的親熱樣子今天我去真把我羞死了大家來和我握手說阿明嫂你們該請我們補吃喜酒呀還有阿明也在起膩幾天不見問問這樣問問那樣真討厭不然我還多坐一會哩呵還有一件事沒告訴小姐哩便是我們那箇花花小姐不是給了陸家少爺做媳婦嗎陸姑爺一聽熊少爺要回來他說他常和熊少爺開頑笑這門親事未經熊少爺同意放著不娶怕熊少爺回來從中作梗昨晚竟自對老爺跪求要趁老

爺結婚。一天和花花小姐成婚。老爺一笑答應了。花花小姐在裏邊哭說沒了娘。你們都欺侮我。我還小呢。你們要這樣。我明天就逃走。後來約定就在葉公館裏拜堂。替花花小姐另外鋪設一間新房。行了禮。陸姑爺和平常一樣來談談坐坐。是可以的要睡覺。還是回自己家去。這箇只算將來不得翻悔的意思。小姐你想我一忽兒探聽了好些新聞來呢。丁慧因默然了一會。問道。唱春調裏過關頭四句的下半段。你記得麼。阿琳道。記得說聲就曼聲唱道。別人家夫婦團圓坐。孟姜女家裏冷清清。丁慧因冷冷一笑道。不錯。真有些像阿琳。正要回答。樓下有人問訊。走至窗前一望。只見一箇二十左右年紀穿西裝的人。拾了一隻皮包。正從門外進來。欲知後事。且闕下文。

第三十二回 柳暗花明柔鄉添佳話 風流雲散春水漾微波

阿琳想許是提起曹操。曹操就到。罷忙下樓來接。已見洪氏捧著腿招待著。上樓。

一問才知洪氏託洪志仁請的西醫來替了慧因診病了慧因本來不知道他娘去請醫生只說這種錢又何必多化呢但既來之則診之就牀上聽憑醫生打電話一般聽了一回便抽出鋼筆來在那張洋紙上開藥方洪氏阿琳都在一旁瞧醫生畫了幾條蚯蚓洪氏正想問醫生這病何日得好那醫生已先問洪氏道這位不舒服的是令媛還是兒媳婦洪氏道是小女醫生道是幾時出閣的洪氏道好久了去年醫生道病是沒有什麼大不了把這張藥方去配了藥水吃下去包管就好倒是恭喜太太醫生一邊站起來提皮包一邊招著指頭道大概明年春夏之交罷你可以抱外孫了你不信再過幾天就會歡喜吃酸的東西也許吃了要嘔吐哩醫生點一點頭走了醫生雖走卻把箇洪氏怔住在屋子裏把箇了慧因呆住在牀上半晌洪氏伏在牀前吻著了慧因短髮道慧兒你怎麼來的去年媽望的頸脖子都痠了你只是沒有今年只那天一晚你住在旅館裏沒回來便

這。樣。快。了。慧。因。流。淚。道。你。說。誰。別。冤。枉。人。說。著。把。身。體。一。扭。翻。往。裏。牀。去。再。也。不。說。話。洪。氏。訕。訕。的。道。這。箇。醫。生。怎。沒。頭。沒。腦。的。說。兩。句。話。就。走。了。我。想。順。帶。醫。這。條。腿。所。以。請。了。箇。西。醫。他。怕。給。人。家。佔。便。宜。坐。也。不。肯。坐。好。來。倒。沒。五。分。鐘。錢。倒。是。五。塊。阿。琳。道。還。有。配。藥。要。錢。哩。不。知。這。藥。水。又。該。多。少。洪。氏。忽。一。轉。念。道。既。然。是。這。樣。這。藥。水。也。不。必。吃。了。肚。子。裏。裝。了。孩。子。本。來。通。身。是。病。管。情。是。給。醫。生。道。著。了。我。原。說。在。蘇。州。已。經。復。元。又。不。著。涼。又。不。貪。嘴。怎。麼。會。病。我。明。白。那。醫。生。要。繳。銷。五。塊。錢。的。診。金。不。得。不。畫。上。幾。條。曲。線。配。藥。水。來。準。是。涼。開。水。沖。一。些。什。麼。玫。瑰。露。香。蕉。露。賣。人。幾。塊。錢。你。睡。你。的。罷。娘。自。有。法。子。你。不。用。愁。了。慧。因。一。想。娘。的。性。情。真。有。些。捉。摸。不。定。起。先。恨。不。得。不。許。人。提。起。一。箇。葉。字。現。在。却。又。熊。姑。爺。熊。姑。爺。嚷。起。來。起。先。請。了。醫。生。來。似。乎。非。吃。藥。不。可。現。在。卻。又。不。主。張。吃。藥。我。本。來。就。有。些。怕。吃。藥。作。算。配。了。藥。來。也。最。多。叫。痰。孟。代。我。吃。好。隨。他。罷。了。慧。因。病。裏。

光陰一過。又是幾天。幾天裏。天天想這醫生的話。怕是眞的。只有怨自己。怨他。娘怨阿琳。阿明又怨俞驢驢弟也該來了。怎麼還不來呢。到底是同胞的姊妹。好同學。便比不上同胞的姊妹。丁慧因此時。只熱烈的盼望俞驢。能會見他一面。親一箇。甜。蜜。的。吻。死。也。甘。心。了。又。想。我。怎。麼。這。樣。蠢。我。這。人。又。不。是。什。麼。金。枝。玉。葉。多也犧牲了。那天晚上。他告訴我。我已經娶了我。怎麼一氣就氣得話都說不出。他不是還姊姊姊姊的喚著我。我從前年紀輕。只知道冷淡人。這時的機會。怎麼又錯過。來。即。使。他。一。定。能。原。諒。我。不。能。罵。我。無。恥。的。後。悔。後。悔。了。呀。丁。慧。因。想。到。這。裏。臉。上。又。微。微。的。印。著。兩。箇。小。酒。渦。不。覺。沒。來。由。的。一。笑。但。是。又。一。想。責。備。自。己。道。人。家。是。純。潔。的。愛。我。這。種。思。想。眞。有。些。無。恥。無。恥。到。了。極。點。我。差。不。多。是。一。箇。娼。妓。了。丁。慧。因。這。樣。胡。思。亂。想。眨。眨。眼。已。到。五。月。三。十。日。明。天。便。是。六。月。初。一。洪。氏。再。也。忍。不。住。了。走。到。了。丁。慧。因。屋。子。裏。笑。問。道。好。孩。子。這。幾。天。覺。得。好。些。麼。阿。琳。說。

有時他留心著你說你這幾天有了笑臉我說熊姑爺出去了這些日子一朝說要回來做妻子的自然歡喜這就好比平貴回窰一樣我們還不至於住在窰裏呢可恨我這幾天腿還沒有好不然也上車站接熊姑爺去阿琳這孩子我早就囑託了他那醫生無意中漏的一句話也只有他知道已叮囑他別在李媽跟前露口風慧兒我替你打算過來今天先讓阿琳上葉公館去明兒他們的正日阿琳是穿房入戶慣了的丫頭而且你說他和熊姑爺有箇那箇的得便請熊姑爺到沒人的地方先把你名字提一提熊姑爺和你感情不壞提醒了他說不定明兒晚上便會丟了許氏少奶奶到這裏來會你好孩子千萬千萬別讓他走了但是熊姑爺的脾氣見了你決不會走的你身體無論如何不好虛應故事一下將來都往他身上推那時看葉老爺要孫子嗎孫子有有在我們這裏那時住那邊也好住這邊也好娘是這般計算好了孩子你看好不好了慧因道從蘇州回

來。後。我。已。不。和。娘。違。拗。了。娘。說。好。總。是。好。洪。氏。喜。得。流。淚。道。好。孩。子。心。肝。你。早。說。這。話。免。得。娘。提。心。弔。膽。了。娘。是。怕。你。執。拗。不。敢。和。你。提。熬。到。今。天。便。是。明。天。的。事。才。迫。不。得。已。說。了。好。孩。子。洪。氏。說。罷。了。慧。因。因。爲。思。慮。過。度。倒。反。睡。熟。了。次。日。洪。志。仁。來。說。本。來。想。上。葉。家。去。瞧。瞧。熱。鬧。無。奈。葉。家。沒。發。請。帖。給。他。只。得。作。罷。洪。志。仁。直。等。到。晚。上。十。點。鐘。知。道。要。葉。兆。熊。上。興。隆。街。來。今。晚。是。沒。指。望。了。才。走。洪。氏。還。沒。灰。心。只。盼。咐。李。媽。不。準。睡。要。守。候。在。下。邊。開。門。等。的。李。媽。心。焦。眼。皮。一。合。早。就。打。鼾。熟。睡。夢。中。聽。見。打。門。聲。音。忙。從。藤。椅。上。爬。起。來。開。門。樓。上。洪。氏。留。神。一。聽。上。樓。的。是。兩。箇。人。脚。聲。便。道。來。了。來。了。了。了。慧。因。也。豎。起。耳。朵。來。聽。一。剎。那。間。先。走。進。一。箇。伶。伶。俐。俐。的。少。女。是。阿。琳。後。邊。跟。著。一。箇。顛。顛。預。預。的。老。婦。是。李。媽。看。阿。琳。時。穿。著。一。套。印。白。華。絲。紗。衫。袴。臉。吃。得。醉。醺。醺。的。從。稀。稀。的。一。叢。鬚。髮。裏。隱。隱。冒。出。汗。珠。子。啓。口。叫。了。太。太。小。姐。微。笑。不。言。洪。氏。瞧。出。並。沒。有。葉。兆。熊。後。邊。跟。

著急問道。熊姑爺回來了。沒有怎麼不來。阿琳道。怎麼沒有回來。昨天晚上便回來了。洪氏道。現在人呢。阿琳道。現在在家呢。李媽也插嘴道。阿琳姑娘。熊姑爺的臉可還和從前一樣。這時丁慧因從那條毛巾毯子裏坐起來。把上半截身子靠著牀欄。問阿琳道。你真的見了他。阿琳道。我不敢哄小姐。熊少爺真回家了。丁慧因道。我只當你們哄我。連強盜親口供把他弄死了。怎麼還沒有死呢。洪氏忙搖手阻止。丁慧因道。熊姑爺逢凶化吉。逢難成祥。你別再死呀。活呀的亂說。阿琳你來坐在牀上一層一節說給小姐聽。李媽別再多嘴。打斷人家話頭。阿琳笑道。我喝了一些酒。口乾舌燥。媽媽樓下有茶。你就倒給我一口喝。李媽忙在桌上倒了一杯茶。捧過來。道。你去探了熊姑爺的信息。來就這裏喝了。小姐喝的茶。太太是不會責備的。阿琳喝了茶。便坐在牀上。說道。熊少爺本來說是今天回來的。後來少奶奶上杭州去說了。老爺改期在今天結婚。他便趕在昨天晚上坐著晚車回。

家。今。天。預。備。的。十。輛。汽。車。去。退。了。几。輛。只。留。兩。輛。接。送。客。人。有。好。些。老。媽。子。粗。做。娘。姨。丫。頭。聽。老。爺。前。回。說。要。叫。他。們。坐。汽。車。去。接。少。爺。歡。喜。的。了。不。得。誰。知。熊。少。爺。不。必。他。們。去。接。先。自。回。來。有。一。箇。娘。姨。說。這。坐。汽。車。也。是。命。中。註。定。的。我。們。只。怨。自。己。福。薄。小。姐。你。想。可。笑。不。可。笑。我。還。是。昨。天。奉。了。太。太。的。命。去。到。那。邊。幫。著。陳。設。新。太。太。的。新。房。新。小。姐。的。新。房。裏。外。來。回。奔。到。晚。上。脚。跟。隱。隱。生。痛。正。想。安。歇。好。準。備。今。天。起。箇。絕。早。才。脫。了。鞋。外。面。一。片。聲。嚷。少。爺。回。來。了。我。趕。緊。趿。著。鞋。忙。不。迭。奔。出。去。到。大。廳。上。已。見。熊。少。爺。和。人。點。頭。後。來。老。爺。和。少。爺。見。面。到。底。是。父。子。大。家。灑。了。幾。點。眼。淚。熊。少。爺。又。問。了。我。家。太。太。死。時。的。樣。子。老。爺。約。略。告。訴。了。幾。句。這。才。輪。到。和。熊。少。爺。同。歸。的。人。見。老。爺。熊。少。爺。是。一。箇。人。出。門。的。少。奶。奶。是。帶。著。阿。香。去。的。我。們。都。猜。這。回。熊。少。爺。少。奶。奶。阿。香。三。箇。人。一。同。回。來。可。是。誰。也。料。不。到。三。箇。人。果。然。全。回。來。了。除。了。三。箇。人。之。外。還。多。著。五。六。箇。女。人。太。太。小。

姐。我們熊少爺真有本領。他在外邊又娶了一位粉裝玉琢的少奶奶。帶了兩箇丫頭。跟了兩箇老媽子。一同回來了。阿琳說到這裏。洪氏吐了箇呀字。李媽叫了箇咦字。丁慧因衝了箇哼字。齊驚奇起來。阿琳仍繼續說道。照熊少爺說那天從強盜窩逃出來。天昏地黑。自己也不想要命。把奪來的手槍。乒乓一陣。放眼睛也花了。耳朵也聾了。子彈也完了。手槍也丟了。正往一箇山頂上逃命。百忙裏對面來了一槍。打箇正著。負痛倒下來。一掙札。身不由主。便順勢沿著斜坡直滾到一條小溪邊。等到醒來時。自己睡在一所莊院裏。熊少爺說那時。自分必死。便疑心是到了甚麼閻羅大王殿下。把圍在牀前的幾箇人。稱做牛頭兄。馬面哥。身體一動。又覺得有些痛。一看。給匪徒們一彈打在大腿上。差一些便炸碎裏邊的骨頭。這才明白。還沒有死。等會這家老主人出來。說你這少年。大概是遇了盜。可憐。可憐。這裏地名喚做落葉村。離杭州不遠。夜來聽見遠處槍聲。叫家人們四出。

探視天明後才見你一絲半氣的。躺在溪邊。要沒有那棵大樹擋住。你就滾入溪裏。隨著急流。沖去粉身碎骨了。老夫一生行善。你是那裏人。我少不得助你些。貲斧回家。免得飄泊在外。累家裏操心。當時熊少爺神志已清。問知既不是甚麼陰間。又不是甚麼盜窟。便一五一十告訴了老主人。老主人一聽熊少爺是一張肉票。說你有被綁資格。家裏一定很有錢的。老主人便吩咐家人們把熊少爺擡到內院裏。請醫生替熊少爺醫。愈了腿。後來不消說。老人家要把女兒配給熊少爺。熊少爺知恩報恩。沒法推託。便做了將近半年的女婿。熊少爺這時把手一指。指到新來的少奶奶。說就是他老爺還謙虛說多虧少奶奶家的照顧。救了我家熊兒性命。正該拜謝大德哩。昨晚亂嘈嘈鬧到天亮。把慧小姐前回住的房給了新來的少奶奶住。我們從前稱小姐做新少奶奶。現在又來了一位熊少爺。吩咐不準叫姨太太。我們只得叫他做新新少奶奶。今天早上我們老爺好像要和我兒

子賭賽老婆似的九點鐘就打發人去陸家迎粧隨後就發轎把這位新太太四平八穩的擡了過來十二點鐘結婚才把老爺和新太太送入洞房臨時說熊少爺和新少奶奶沒正式結過婚應該補行婚禮還有許氏少奶奶彷彿重做一世人一般所以也有他的份三箇人又結婚虧熊少爺做得出還演說一手拉了一箇說到什麼愛不愛差不多要湊上去親嘴那箇倒沒甚麼少奶奶急得掙脫了手往裏跑熊少爺只得禮畢入房這一場完了呢又是陸家姑爺和花花小姐害一幫親友們像潮水一般一會湧到這邊一會又湧到那邊最促狹不過的是陸姑爺他自己給花花小姐趕出了新房跑到禮堂上瞧親友們都抵張嘴朝他笑他一手抓了我說我們今天開結婚大會你也來湊湊熱鬧你們快些去替我捉阿明來後來給熊少爺罵了阿明一頓才大家一笑沒事呵今天多少熱鬧午席晚席怕都有幾百人又是提線戲哩女子蘇灘哩對口相聲哩到此刻還沒停

止怕會鬧到天亮我累了便跑回來洪氏聽到這裏問阿琳道你是鬧昏了罷怎麼我和你說的話你統不提呀阿琳道太太別性急昨晚熊少爺一到我就和他提小姐哩我只說小姐是給老爺攆走的你現在又娶了一位少奶奶來怎麼辦呢熊少爺好不問我小姐怎樣怎樣我都依著太太吩咐的話說了末後他說不放慧妹妹吃虧就是到今天提議補行結婚的當兒熊少爺好像對老爺提起小姐的名字老爺不過說這已經斷絕了關係的卻是兩箇人反對得最利害第一箇是那新來的說丁慧因放了出去好久知道他變了心沒有第二箇是新太太最刻毒說我們又不開窰子要許多女人來何用熊少爺便沒說什麼了後來我又從跟過來的一箇丫頭嘴裏探聽得熊少爺在杭州的許多事情因爲那箇丫頭有些耍頭耍腦拍他兩句馬屁什麼都肯說他說他主人搭救了熊少爺之後派人到上海來探聽得葉家果然是鉅富才一心把他女兒掙給熊少爺把熊少

爺灌醉了酒故意叫他女兒上熊少爺房裏去賴在牀上不走半夜三更碰門進去罵熊少爺忘恩罵他女兒無恥這一次才算把婚姻定局又打聽得上海兩位少奶奶沒孩子所以一定要等女兒坐了喜才肯放他到婆婆家來現在聽說有了四箇月娠孕從前熊少爺寄回來的信都給他們扔了始終得不到回信熊少爺恨起來便不再寫信還聽說這新來的給過人家這回走漏了消息人家知道他又私嫁熊少爺找上門來打交涉沒幾天以前給了人家幾百塊錢才算一刀兩段各不來往小姐你從前是不是在道生女校念書的聽說這新新少奶奶也是在道生念書的名字我可記不清好像是沈什麼影丁慧因不覺恍然大悟道是不是沈蝶影阿琳道正是沈蝶影丁慧因道是道生教書的算是我的老師他有二十三四歲年紀臉上左鬢角有一粒黑痣是細狹身材說話有些蘇州口音又帶些杭州口音原來不是冤家不聚頭真有這句話呢洪氏道你們這些廢話

不必談熊姑爺家裏憑空添了兩隻迷人的狐狸精看來事情便有些尷尬一不做二不休我們只要檢出那封葉老爺出面給我的信問何律師陳律師去他信上怎麼說來論不定再打一場官司說罷立刻就找那封信這時丁慧因勸道媽你還和人爭甚麼信是給我燒了什麼信都給我燒了蘇州回來我就做了這點工作洪氏不悅道怎麼你把他燒了這叫做娘的怎麼辦我明天上律師事務所商量去也許律師那邊有存底洪氏嚷著走回自己房裏去睡覺一路還聽得他一派不肯甘休的話阿琳瞧洪氏李媽都走了便秘密對了慧因說道小姐還有話呢熊少爺吩咐叫我和小姐說哩是今天吃了午席以後外面唱著化裝蘇灘大家都搶先拿凳子團團圍住了聽我因爲隔晚沒好生睡實在支持不住獨自盪回房裏橫在牀上起先給鑼鼓聲音鬧的睡不著後來迷迷糊糊夢裏宛似有人給我一塊糖吃我彷彿張著嘴一咬誰知那糖生著根的醒過來那裏是糖原

來。是熊少爺的一箇舌尖。我急忙要起身。他不依道。此刻沒人來。我有話問你。他問我慧妹妹病得到底怎樣。我說不怎樣。少爺別貓哭耗子假慈悲。有了兩位少奶奶。還想得到旁人。熊少爺賭誓道。我最歡喜的是你們兩箇人。我問他爲什麼。他說許氏是箇女聖人。和他過活很沒趣味的。你撥一撥他動一動。沈氏呢。新箍馬桶三日香。現在挺起了肚子。更由得他撒嬌論年歲。比我這位今天進門的母親還大些。只有你們倆一主一婢。柔順到了極點。活潑到了極點。狡滑到了極點。配做我的人。你秘密告訴慧妹妹。一下等我在老子這裏哄到了一筆大款。我帶慧妹妹和你到天津去玩。他一箇暢快。我反問他說。捨得這裏的兩位少奶奶嗎。別儘哄死人不償命。他說怎麼捨不得。要捨不得。我也不和你說了。你一味推來推去。莫不是捨不得。阿明。阿明是甚麼東西。他要女人。阿香和沈蝶影帶來的。兩箇隨便讓他挑。你再和他鬼混。我把你。也像我這條大腿一般穿一箇窟窿。熊少

爺一邊說一邊解開來給我。看真的可怕。老大一箇疤痕。我問他當時痛不痛。他說這是鋼的呢。虧你還問阿琳。說到神來之處。直把腮頰貼往丁慧。因臉上那張小嘴一噏一張說得幾乎聽不出來。末後才說小姐他是這麼說。你打算怎麼樣呢。丁慧因道我都可以。你別再問我啦。那時夜色已深。阿琳自去睡覺。次日飯後。洪氏上何常和陸志方兩位律師事務所去辦交涉。阿琳捧著那顆正在放花的心。上葉公館去和葉兆熊談善後。丁慧因從牀上顛巍巍起來。換了衣服梳了頭髮。檢了一張信牋寫了兩行字。攔了筆。喚李媽上樓吩咐去郵政局買一塊錢郵票。李媽說路遠呢。等阿琳回來去買罷。我替小姐去打水來洗臉。丁慧因道不行。你去。李媽也去了。丁慧因扶著壁。走至房外。回頭對房裏望了望。不禁淚如雨下。但不移時。硬著心腸。又慢慢的摸下樓梯。開了門。一瞧沒人。把門虛掩著。恰巧有一輛黃包車在街口等。主顧迎上來問要車不要。丁慧因點點頭。一手搭在車夫。

肩膀上坐上車回頭對門上望了望不禁心如刀割偏過頭不敢再望車夫依著
了。慧因指點拉到了外灘了。慧因問車夫你知道那裏有渡船往浦東去車夫道
這裏就有你看碼頭底下不是泊著幾隻舢板麼了。慧因多給了車夫幾箇錢說
我有病你扶我下船去車夫扶了慧因上了一隻舢船那船夫便一搖一擺把船
蕩開了岸了。慧因坐在船唇看看搖到江心對岸上望了望不禁悲從中來猛然
咬一咬牙齒把手一指問船夫道。嗚呼那邊是甚麼東西呀說時遲那時快船夫依
著了。慧因所指的方向回過頭去那時快只聽得撲通一聲船唇上早不見了。了
慧因船身登時晃了幾晃江面上湧起了一圈一圈的波紋那時那時與隆街丁
公館裏李媽買郵票回來了。阿琳又帶著報告回來了。洪氏從律師事務所回來
了。俞驢和張春薇張秋荇姊妹攜著手來探望了。慧因了齊奔到了慧因房裏在
桌子上檢起一張字條上面寫著

兒於回滬時死志已決。一年來備受精神痛苦偷生亦復何益兒今投江去矣。所恨一身俗骨未免有負清流兒不肖母勿悲慧因絕筆。

此時此時那古春申江江面上一圈一圈的波紋漸漸的消滅漸漸的平靜所餘者僅僅是偶然被清風吹起的一層微波在下涉筆至此已經不必再事畫蛇添足算來只有幾件瑣事還堪記他一記時在丁慧因投江十日之後一吳淞口江邊被救生船撈獲了一具女屍二陸有金已常常在葉德民家裏吃飯他的坐位在葉老爺的上首三滬寧路開南京的車二等車廂裏坐著一男二女一女對男的道如今我也改口喚你弟弟你肯麼男的道肯四洪氏已不住興隆街了住在洪志仁所借的一所矮小的屋子裏五各報上登著很大的廣告道捲土重來之千古恨今日起在明星大戲院重映三天六一位少爺偷拆了他夫人的一封信發信者李鵬魂內容是把他夫人太罵一頓七葉老爺的女婿陸永齡臉上被人

抓。了。一。道。很。長。的。指。爪。痕。有。人。問。他。他。只。是。笑。入。阿。琳。回。到。葉。公。館。漸。漸。的。敬。愛。阿。明。不。再。提。起。那。副。從。來。沒。刷。過。的。牙。齒。討。厭。九。道。生。女。校。的。門。口。又。換。著。一。班。女。孩。子。出。入。說。是。將。近。開。學。是。來。投。攷。的。在。下。這。部。春。水。微。波。卽。此。結。束。看。官。們。已。無。後。事。莫。問。下。文。

荒唐

■ 耗費千百萬金

■ 是荒唐社會時代化的唯一奇蹟

事實

哀感頑艷靈顫肉動

打破社會小說的科臼

人物

荒乎其唐窮形極相

是荒唐朋友的展覽會

情節

鉤心鬪角波譎雲詭

處處有引人入勝之妙

趣文

滑稽突梯笑痛肚皮

比看羅克電影還有趣

針針見血露骨無比

任何肉感都無此澈底

一氣呵成精神飽滿

百讀不厭讀了還要讀

此書為駱無涯先生費了多大工夫所搜索得來的事實。活靈活現。耐人尋味。比現在一般社會小說。確是不同。

全六册四十八回

定價四元 特價二元四角

上海玫瑰書店印行